

文

獻

徵

存

錄

敘

吾師東生先生貌古神清
學問淹博於書無所不覽
每執筆文不加點如風構然
少有羸疾年三十八斷絕後

不再娶以嘉慶戊辰通籍在
詞館二十餘年既升學士以
事左遷庶于道光壬午余
受知之年正先生官庶子時
也先生體弱多病不喜酬

應日常過午不食每夙興在
丑寅之交平燒高燭一二枝
閱書數十番天始明無間寒
暑搜討極勤蠅頭細字或行
或楷隨筆著錄間有塗抹

至不可辨識若所輯皆當
代名流紀事凡十一冊廿餘
年來未成書也先生改歸
道山藁本為汪君喜孫取
去疾革時余先一日往視先

生云吾詩集已交程春海
他無著述惟記事在藁在
孟益于彼時未見此藁因
先生病體沈綿不敢細詢先
是聞先生有冥間決事一語

潤於侍側時詢之先生曰有
之道光初元間事耳顧余白
盍早畱鬚余旌之曰唯以踰
月往謁先生亟詢曰鬚何不
全留且曰畱鬚則運氣大通

余教謨而退後數年果驗至
今思之言猶在耳也是書之
成亦有數先生歿數年矣甲
午歲孟慈忽詣余告以紀事
底藁若干冊余亟詢之先索

得五本粗觀大略深知先生
用功之勤不數日孟慈走索
余欲觀其條而孟慈色吝
甚詭曰塗抹處甚多恐一
時難遍觀也彼時正為走

友俞理初刻癸巳類稿因
舉以授理初理初知藁率
未全為余畫策轉向春海
言之屬其持索因并餘六冊
取來細加緝閱會理初歟

南旋鈔寫未及歲事踰歲
余有瓊州之役孟慈素素
余似先生手澤既待之不
敢棄也緩詞謝之浚理初
又歿於空陵是書沈閱已

久每一展視必無以對先生
余甚懼焉二十二年自楚南
乞養旋里人事匆促倏忽
又以九年咸豐初元適陳碩
甫渡江來訪余又以此書屬

之朝夕盤桓商榷此事而遲
延未果值時勢多艱碩甫
隔江遠帖又不能來自歎齒
危髻禿年又十矣是書未
付剗剗將美之何是年秋有

崇川制藝彙存之刻因輯
崇川各家詩鈔彙存尚未竣
事即於其間竭昕夕之力亦
自編次并倩及門諸子墮兒
子掣晨夜鈔錄除理初碩

甫先已理成四冊外又編成
六冊付誅手民論當代文獻
未敢云備然二書負先生勸
勤紀事之意矣題曰微存猶
彙存之志也

咸豐八年孟冬浚三日并原王藻
書於有嘉樹軒之南窓

文獻徵存錄卷一目錄

杭州錢林東生撰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孫奇逢

杜中

越彭了凡

耿介

張沈嘉客

魏一鰲

張果

李容

慎言

慎行

王建常

王化泰

李士瓊

白煥

張珥

羅

羅

魁

程良受

甯維垣

王吉相

楊堯階

宋振麟

羅

羅

羅

羅

康呂賜

馮雲程

康乃心

徐枋

吳稻田

金孝章

李洪

王

介

楊益介

宋之

宋之

宋之

應撝謙

徐介

姚洪任

稽宗孟

沈

昉

毛奇齡

萬泰

子斯選

斯大

子經

斯備

斯同

兄子

兄子

兄子

兄子

柴紹炳

計東

曹本榮

王命岳

許友

子遇 孫鼎均

余懷

丁煒

弟煒

范鄙鼎

辛全

陸隴其

邵嗣堯

彭鵬

補北象樞

魏裔介

陸夢雷

陳遷鶴

子萬策

馮景

顧謨

顏元王源李堪

文獻徵存錄卷一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孫奇逢

杜越彭了凡

耿介

張沐

魏一鰲

沈嘉客

張果中

孫奇逢字啟泰又字鍾元保定容城人也父丕振明諸生奇逢少聰慧有口辨常出謁楊尙寶忠愍子也尙寶猝然問假在圍城外絕救援內乏糧芻將若之何奇逢卽答曰效死勿去尙寶歎曰吾見子生平矣時年十四及十七舉鄉試篤學尙志與定興鹿善繼爲友以聖賢相期遭父母喪廬墓六年桐城左光斗甚重之奇逢固湛淡好書然爲人清心忌惡能厲風節所至多與其賢

豪長者遊嘗以吳縣周順昌嘉善魏大中桐城左光斗
爲今時之三君八俊往詣之酬接之頃復定昆季大學
士孫承宗視師關門善繼參其軍事命駕訪善繼輒投
刺謁候承宗慷慨言當世事承宗恨相知之晚天啟中
闖人魏忠賢用事於內東林黨禍大起左周魏皆逮捕
下詔獄奇逢與善繼父正及同縣人張果中周旋其事
且納橐餽焉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學伊順昌友朱友文
往來京師經容城必主奇逢家獄久不解奇逢上承宗
書曰左魏諸君子善類之宗橫被奇冤誰不扼腕管盧
次榷一莽男子目謝茂秦以眇布衣行哭燕市曰諸君
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

下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
至不自愛其名浮耶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榘
敢望某一介書生尙負慚於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
憐才扶世之感諒必有激於中獨豈無意乎承宗讀其
書歎息乃與善繼謀請入朝將見帝奏釋之時閹黨譌
言承宗入有清君側之事忠賢懼涕泣請於帝下詔止
承宗行治獄益急炆斗大中順昌各坐賊至萬奇逢與
正竭家貲代償不給則置積一口於門大書其上曰爲
提學左御史釀金還賊之積諸生聞而廢至一日得數
千金炆斗大中順昌遂拷死奇逢復散其金立盡或謂
奇逢不畏關黨聞乎奇逢歎曰人固當有死爲三君死

三原卷之九
一
不具
歿不恨且歿定有命闡其如我何哉奉聖夫人客氏弟
先某其名高介所知贈馬一匹辭以貧不足具芻茭
再請致養馬之需則曰病不能乘馬卒辭之其不畏疆
禦如此山寇起容城被圍帥鄉里禦之城卒以全乃攜
家入易州五峯山久之徙新安縣初南宮杜越避寇於
新安越固善繼高弟也奇逢旣以破亂其家崎嶇兵閒
有所感激乃與越論學由是不爲危言覈語潛心於宋
朝濂洛諸儒亂定後竟返輝縣蘇門督子弟躬耕自給
誦說詩書以老矣奇逢言學易以存誠爲本禮以慎獨
爲要遇門內甚謹立家規設家祭儀注身行之勿怠庭
除整潔內外輯穆家貧或一日一食家人怡怡奇逢詠

詩不輟自公卿以逮布素歡然以誠信相接門下諸生甚眾登封耿介上蔡張沐江陵漆士昌范陽耿極清苑高鑄皆稱高業魏一鰲自山右至起雪亭於夏峯奇逢嘗遊其上故及門問答一鰲爲多睢州湯斌以監司乞養歸授徒梁宋閒後乃事奇逢斌洛學編輯於此時也穎川劉吏部體仁有雋才見奇逢若有所失求築室夏峯以居久之不樂棄一琴於堂而去因名畱琴堂順治初祭酒薛所蘊薦奇逢稱爲許衡吳澄請以奇逢長成均奇逢固辭其後累徵終不起嘗曰吾坐兼山堂讀易其中消遣世慮有清泉嘉樹足以資嘯咏有良朋諍友標理談義足以和性情舍此至長安事貴人乎其不知

止足之義矣安福李震生見奇逢出曰先生今隱矣而少時豪俠之氣尙自逼人先生非隱者也奇逢語其弟子曰吾生平尙友凡三變乙丑丙寅之際則慕陳太邱癸甲之閒則管幼安田子春今耄矣其惟衛武公平康熙十四年卒年九十有二河南河北學者設主於百泉書院祀之其自贊問爾爲誰曰歲寒氏歲旣云寒爾何爲爾曰幼讀書妄意青紫長知立身頗愛廉恥雖困公車屢蒙薦起骨脆膽薄不慕榮仕衣厭文繡會甘糠粃隱不在山逸不在水隱於舉人七十年矣繞膝多男及門有士老而學易欲探厥旨聊以卒歲如斯而已論學先倫常日用而驗察乎天理言心卽在事見言己卽在

人見言高遠卽在卑邇見而歸於慎獨而已受易於雄
縣李對晚遂發揮其說津逮後學名讀易大旨凡五卷
又著尙書近指四書近指四禮酌理學傳心纂要八卷
聖學錄兩大案錄乙丙紀事孫文正公年譜畿輔人物
考中州人物考孝友堂家規歲居文集答問日譜數十
卷

杜越字君異家貧教授生徒束修一無所受粗糲衣褐
苟完已足恬於榮辱終日舒舒人試加以非禮亦無忤
也避寇居新安黃髮孺子皆愛之年八十餘容色益壯
縣人高尙書問服食之法答以生平未嘗有恚怒或以
此致老壽曰康熙中徵博學鴻詞至京師以筋骨衰弗

就試是時入試不入格凡年老人吏部爲裁量注官惟越與太原傅山

聖祖命加中書舍人時人歎爲美授越雖通率然以禮進退其中嚴而秉汰不冝錄錄學者咸謂其寡過如蘧伯玉不改其樂如顏回云有紫峯集十四卷

耿介初名冲璧常誦北山移文至耿介拔俗更名介字逸庵順治九年進士授爲翰林院檢討除福建巡海道僉事俄以參議巡江西湖東除直隸大名道副使所至竝以廉潔著遭母喪去職服除不出介清修絕世以德化其鄉前後知縣事亦愧慕之勉爲廉吏如張某王又旦是也寡交接惟從孫奇逢遊蘇門尙書湯斌薦之徵

入京授翰林院侍講學士徙爲詹事府少詹事斌被劾
介亦引疾歸介論學專宗朱子所著有中州道學編二
卷中州道學補編一卷理學要旨孝經易知理學正宗
中州講學者又有張伯行竇克勤稍後於介伯行儀封
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累官至禮部尙書謚清恪有濂
洛關閩集解克勤拓城人康熙戊辰進士檢討有理學
正宗

張沐字仲城順治十五年進士知內黃縣罷去以尙書
魏象樞薦起知四川資縣後移病歸沐潛心理學行爲
儀表雖無高爵重位隱然爲中州儒宗新城王士正爲
斌作繪川書院詩云輟轍有耿介上蔡有張沐著書各

滿家眾流匯川瀆耿公實廉吏齋廚甘杞菊張公赴徵車萬里向巴蜀其爲人所敬如此沐有湖流史學鈔二十卷詩經疏略八卷周易疏略四卷春秋疏略五十卷以左傳爲孔子所作禮記疏略四十七卷圖書祕典一隅解一卷一隅解者其子焯注圖書祕典也皆宗姚江說

魏一鰲新安人著北學編雪亭夢語漆士昌有補理學心傳列奇逢於顧憲成後爲古今第十二人儒者不以其說爲然也高鑄字淵穎嗜酒好遊名山水每成一詩卽鐫之山石上有集數十卷其門人陳僖輯之張果中字于度容城人與江邨鹿善繼同閭里從其遊

學善繼以甥妻之果中頗重愔名義都御史左光斗給事中魏大中被逮皆主其家老入蘇門依孫徵君奇逢高蹈遠隱不與俗人交接卒葬夏峯邨之北原徵君爲之傳果中與蠡縣彭了凡西華理鬯和並著風節與徵君敦友誼人謂之蘇門三賢

彭了凡明末爲諸生亂後遊河朔依孫奇逢以居操節甚苦土人餽之粟不受竟坐歿嘯臺旁徵君題之曰餓夫墓

理鬯和字寒石西華人本姓李恥其姓與闖賊李自成同曰吾今姓理矣家貧甚孫徵君奇逢常貽西華令書恤其老母幼孫稱爲魯連後一人也鬯和有詩文集因

亂散軼

沈嘉客字無謀河間故城人性孤迥嗜潔與德水侍御
盧世淮臨清孝廉汪大年友倡和以相悅遊吳交姚希
孟孟長楊彝子常顧夢麟士又遊梁交吳伯裔讓伯
徐作霖霖蒼容城孫奇逢尤相知好一遊吳再遊大梁
中年作閉關書送客不出籬落一畝之宮花竹清溪圖
書充物縣令至每式廬免其徭役有絕句云淮南作客
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南呼舴艋綠陰相送
到南京年八十餘卒

李容

子慎言

慎行

王心敬

李士瓚

張珣

黨湛

王建常

王化泰

白煥采

羅

魁

程良受

甯維垣

王吉相

楊堯階

舜階

馬棫士

張承烈

志垣

宋煥麟

康呂賜

馮雲程

康乃心

李容字中孚西安藍屋人父可從爲材官崇禎中從總督汪喬年監紀孫兆祿討賊敗歿襄城容時年十六及壯不尙求仕進於山中築一土室居之自署曰二曲土室病夫以水曲曰藍山曲曰屋也時人稱二曲先生養閑慕道於世事泊然無所累嘗讀橫渠藍田之書慨然有修明關學意勤於誨誘從遊者日至所居庫狹乃至於無所容論學以自新改過爲極則論之曰曷言乎自新復其本原之謂也悔過者不於其身於其心於其心

則必於其念之動者求之易曰知幾其神夫子以爲顏子其庶幾謂其有不善必知知之必改也顏子所以能之者由於心齋靜極而明則知過矣上士之於過知其由於吾心從心之所未發過之除之其爲力易中材稍難矣然要以靜坐觀心始靜坐乃能知過知過乃能悔過悔過乃能改過以自新也以學者於朱陸各有所宗誠之曰諸儒之說醇駁相間舍短取長當善讀之不然醇厚者乏通慧穎悟者雜竺乾不問是朱是陸皆未能於道有得也異日謂大學明德與良知無分又曰學者當先觀象山慈湖白沙之書闡明心性然後取二程朱子以及康齋敬軒涇野整庵之書以身踐履之則其趣

頗近乎姚江矣嘗著十三經糾謬二十一史糾謬既而悔爲記問之學巾箱中惟置四書反身錄一冊有來學者輒授之曰道在是目所至講學門人皆錄其語則曰授受精微不在乎書要在自得而已是時孫奇逢講學蘇門爲北學餘姚黃宗羲繼之有南學關中之士則羣奉容以爲模楷焉人有餽遺者雖十反不受或謂交以道接以禮孟子不卻容曰我輩百不能學孟子此一事不學孟子是亦孟子之所許也一主關中書院康熙十年秦督鄂濟以隱逸薦辭後徵博學鴻詞復推上容容固稱病不就疆之遂發狂用刀自刺乃得予假治疾因歎息曰生我名者殺我身不幸而有此名是乃學道不

醇洗心不密不能自晦以至於是也由是杜門斷交接朋友詣之者絕不得見一日白崑山顧炎武元和惠周惕至倒屣迎之人驚曰彼何人斯二曲先生乃敬之如是郭初容父臨去投一齒付容母容母彭氏葬其齒名曰齒塚容既除母服徒步之襄城求其父遺骨不得爲文禱於社斬衰而哭晝夜不絕聲淚盡繼之以血麻衣皆色爲變知縣張允中間之請適館不可請爲其父置一祠起墳於戰地慰孝子罔極之卹乃可之方鳩工匠度費務前蓋屋令駱鍾麟嘗執弟子禮及是守常州甚敬異容乃請容謁道南書院因講學東林以待祠事之庀容至無錫縣既而至江陰移靖江又至宜興初若安

焉中夜忽有所感自責曰不孝汝此行何事而栖栖於此雖見顧又何益乎謝學者詰朝竟行還次襄城酹父之靈又釀酒告諸部曲曰壯士歿矣歿而有知魂當從吾返故鄉也其夜宿祠下聞揚聲悲歎不絕人咸以爲異允中遂爲設奠立督師監紀位以容父配國殤五千則設長筵祀之容伏地哭允中哭觀者皆哭旣罷立碑於墳上題爲義林載招魂之主取其墳土西歸告於母墓而附之齒塚中夏持服如初喪晚又遷富平

聖祖幸關中欽容風素敕大吏致容容年老遂稱病篤遣其子詣

行在陳情且獻所著四書反身錄一部

聖祖嘉其意賜御書美之容居富平以壽終有二曲集
二十二卷門人王心敬所論次也王士正曰种放賜告
西歸有一高士隱居三世以野藪一盤詩一章贈放云
接得山人是舍人朱衣前引到蓬門莫嫌野藪無多味
我是三追處士孫宋史列放隱逸傳予嘗非之若此君
差無愧耳近蓋屋李容以理學倡導關中兩經徵聘不
出有三追處士風矣全祖望曰癸丑陝督鄂公以隱逸
薦戊午詞科中朝必欲致之大吏勸行因稱病篤昇其
牀至行省遂絕粒水漿不入口者六日戒其子曰我日
抱隱痛自期永栖聖室平生心迹頗在聖室錄感一書
成斂懷聖室錄感以當飯含權厝聖室三年方可附葬

母墓勿受弔使使泉下夏抱憾也當道知其不可出不復迫之嗚呼先生所以終身不出蓋抱其終身之痛然而襄城有其父祠整屋有其母祠立身揚名其道愈尊斯可謂之孝也子慎言慎行慎言補諸生亦不仕

王心敬字爾緝郭縣人論學以明新止至善爲歸善治周易著豐川易說又關學編五卷有豐川集乾隆元年舉孝廉方正尋病卒

李士瓚字文伯同州人以諸生貢太學篤好正學康熙七年容至同州與同邑張珥同詣之請執弟子禮二人齒皆倍於容也士瓚所著有大學正譜二卷羣書舉要二卷孝經要義一卷四書要諦四卷小學約言一卷理

學宗言二卷王陳宗言二卷問疑錄一卷玉山前後集
十卷年九十乃卒

張珥字敦庵順治四年進士也

黨湛字子澄同州人事親以孝聞不營生產瓦孟脫粟
安之若素晚屏居土窰中靜坐有得每與同志講集媿
媿不倦年八十矣步訪容於盤屋商證所學畱浹旬乃
去

王建常字仲復朝邑人爲諸生家貧好學著述甚多又
專精於孝經許孫荃間其名以金幣往見之久之不敢
出乃改餽葛綿數種其抗節如此同里關獨可者佚其
名容過朝邑嘗一見之稱其篤實樸茂與建常在伯仲

聞也

王化泰蒲州人少有志於性命之學常賦靜中吟三章以抒其心得年七十訪容於齋屋遂稱弟子日夕往復無怠色每自謂日暮途遠虛擲此生唏噓不已見者悚然

白煥采字泊如同州人歲貢生建志正學晚歲與蒲州王化泰迎容主其家日集友生會講執弟子禮勿敢倦怠容稱其踐履切實今篤行之士也又有咸甯羅魁韓城程良受蒲城甯維垣邠州王吉相皆篤志勵學得知行合一之旨雒南楊堯階楊舜階同州馬械士武功張承烈承烈子志坦亦其次也志坦年三十而卒容慟之

爲志其墓焉

宋振麟字子禎陝西淳化人恩貢生母病目盲振麟曲
意事之日夕以舌舐其目三載母目復明人咸異之爲
學博雅旣而與同邑姚開先羅萬藻討論性命之學吏
部檄授教職辭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詞亦不起所至
人事之爲經師有大學知止義說二程語錄寶鑑及詩
文若干篇

康呂賜字復齋陝之武功人爲諸生絕意仕進思欲倡
明先儒絕學刻苦數十年自謂有得以致良知爲宗主
慎獨爲工夫以體用一原內外兩忘爲究竟名其齋曰
慎獨所著有慎獨齋日錄雖居關中而嚮往於姚江說

者謂與二曲先生旨趣不相歧也

馮雲程孝於事親爲諸生以選拔入成均除賓州判南
半載卽以病乞歸日徜徉山水閒爲詩與郡縣李柏同
調尤慕李容之爲人晚寓居二曲以其女字其子焉性
剛介閭里有不平事必侃侃言之嘗自言曰我一身無
長物止餘勁骨少許耳

康乃心字太乙邵陽人秦人語曰關中二李不及一康
嘗有題秦莊襄王墓絕句云原廟衣冠冠此內藏野花歲
歲上陵香邯鄲鼓瑟應如舊贏得佳兒畢六王題於慈
恩塢上侍郎王士正祭告西岳過寺見其詩亟稱之翼
日詩名遍長安而乃心不知也康熙十四年學使陸德

元旋拔之充貢進退辭讓一以聖賢爲準則著有毛詩
箋萃野集太乙子韓城有平遙志若干卷

徐枋

吳楷田
宋之盛

金孝章
朱用純

王玠
李洪儲

楊益介

徐枋字昭汰又字俟齋長洲人少慕恬素潔慎不染崇禎十五年舉人明亡避地汾河遷蘆區後在金墅又居於積翠及遊靈巖山愛其曠遠有趣卜澗上居之將老焉頗善丹青世稱絕妙將軍蔡毓榮爲武昌督遣使通書且餽兼金求枋作畫枋不與曰明府正是殷荊州特吾薄顧長康不爲之耳曾以一幅畫寄楊州王士正其畫爲靈芝二莖士正詠之曰天池白雲裏寫此商山姿感君黃綺意勝會齋房芝時人以爲雙絕然枋於祭酒未嘗被襟暫面也其意致不羈如此枋不入城府十年睢州湯斌巡撫江南屏騶從訪之逕登其堂堅坐移晷

枋避不出斌誦白駒之詩周覽歎息而去嘗絕會有饋
米至門者卻不肯受惟岳退庵禪饋之乃受士正曰予
嘗有齋中三詠其一昭汰靈芝也又金俊明畫梅云鄧
尉花時雪幽人日往還生綃纒半樹忽憶漁洋山王光
承有草書云逃名東海上時復帶經鉏自是高人筆非
關餓隸書三君皆吳中高士也朱彝尊曰孝廉高蹈者
吳越居多始終不入城府者吾郡李潛夫巢端明及吳
中徐昭汰此外不概見昭汰歿最晚故名尤重江左得
其詩畫不啻珊瑚鉤也枋詩才清妙有懷友詩云細雨
寒江路孤燈獨夜舟故山今寂寞爲訪玉峯秋枋性既
狷狹絕俗俗人亦不肯候之惟朱用純至門則把臂延

接置酒辦肴餼極歡乃去甯都魏禧至吳枋亦與爲友枋同時吳中高士又有金孝章俊明王玠光承亦枋之流亞也枋卒後貧不得葬將卒豫戒其子曰宋中丞甚知我若我死勿受其金也宋名榮也果使人贈棺槨之資子如父命不受之焉忽有人至自請葬枋其人亦貧日寫篆隸數幅張之於市市人知而競買之逐日約得一金匝月之後遂葬枋於靈巖山麓葬畢卽去不言姓名有識之者曰此山陰戴易也易字南枝一名冠字義仲戢山門下士有釣臺詩集其釣臺懷古有句云遠攜僊女全家隱溪梅羊裘大澤行累百首

吳稽田枋妻弟也枋避地依稽田居汾湖及在金墅則

稽田往依焉又同居於積翠及枋定居靈巖而稽田出遊每自北來俱過礪上居不入其家枋集中呼爲遠公者皆稽田也路歿葬於膠東焉

金孝章字俊明吳縣人初爲諸生一日筮易林得蠱之艮曰天將欲我高尙其志乎遂謝去傭書自給自題所居曰春學閑房畫梅花入妙品常以手寫陶詩及梅花一幀寄王士正士正甚珍之

王玠字炎承上海人故明諸生也亂後與弟躬耕海畔工草書喜吟詠有鎌山草堂詩集

楊益介字友石諸生督學蔡懋德目爲國士明公棄巾服名所居曰冰雪草堂苟完牆戶蔽風雨而已日每絕

糧采蕨而食之或竟日不舉火怡然也巡撫蔡士英聘
士鹿洞書院以疾辭

宋之盛字未有居匡山下白石邨人稱白石先生嘗與
程山甘京論祭立尸喪復之禮不可廢魏禧贈詩云穆
穆良時運貞元吾爲師百草慶春日安知秋所爲

朱用純字致一崑山人守程朱之學以主敬爲程患學
者空言無實所講多反躬自責之言或將以博學鴻詞
薦固辭之間居味道以諸生老將卒顧門弟子曰學問
在性命事業在忠孝年七十二有大學中庸講義及愧
訥集

南岳上人退翁名洪儲字繼起揚之興化人姓李氏父

嘉兆當甲申之變貽書其子曰吾始祖皋繇爲理官子孫因氏理其後以音同亦氏李今先皇帝殉社稷而賊乃李氏吾忍與賊同姓乎吾子孫當復姓理氏先是時中州李邕和寒石恥與賊同李上書請改氏理嘉兆未之知也適與之合天下傳爲二理退翁早歲出家事三峯於吳之靈巖爲高弟雖出家痛思其父之大節東南放浪之士皆與交接翁或爲之排難解紛辛卯爲人所訐幾不免諸義士救之得脫好事如故或以前事戒之曰吾苟自反無媿卽有意外風波久當自定又曰道人家得力正於不如意中求之又曰使憂患得其宜湯火亦樂國也吳中高士徐枋歎曰是真以忠孝作佛事者

也枋所居湖上學堂耐寒餓不納人絲粟獨於退翁有
淡契稱白衣弟子退翁周之無不受常曰退翁是竺國
中所謂大人也故儀部郎吳人周之璵臨終脫然談笑
而逝退翁沈吟曰是恐非故國遺臣所宜聞者瞿然明
發之慕老而不衰築報慈堂於堯峯以祀其父晚以南
嶽之請主講福巖寺吳人恐失之往迎以歸壬子卒於
靈巖年六十六其出家也年四十退翁在沙門宏暢宗
風篤好人物絕類三峯徐枋曰此其迹也但觀其每年
三月十九日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是
何爲者也泐嗣甚眾故大學士嘉魚熊開元從亾不遂
自蠻中歸依退翁爲執役一見卽曰是非常人也旣而

有識之者曰是熊公也其後居華山名正志故監司沈壽岳子麟生抱王寢之痛依退翁說汰其後居姚江名大瓠故諸生董說經學極博隱居潯谿辛卯之難寺徒星散獨負書杖策入山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退翁所著有孝經義說及靈巖樹泉集全祖望曰易姓之交諸遺民多隱於浮屠其人不可以浮屠自待宜也退庵本國難以前之浮屠而耿耿別有至性遂爲浮屠中之遺民以收拾殘山剩水之局不亦奇乎

應撝謙

徐介

姚洪任

稽宗孟

沈昀

應撝謙字嗣賓學者稱潛齋先生浙江錢塘人生而有卦文在掌右目重瞳子幼卽和謹踰冠作君子貴自勉論是時社事盛浙有讀書社小築社登樓社以文詞相雄長撝謙偕同志之士虞峻民張伏生蔣與恆爲狷社取有所不爲也事母至孝母病連年累歲撝謙常自爲粥及和湯藥以進母母有問未嘗不在母憐之彊爲娶婦終不可入私室及母卒逾祥禫月始成昏禮焉崇禎甲申後棄諸生不復出居威乙巷家至貧乏坐臥一小樓客至以梯接之樓下周以短垣蓬蒿皆遍酌水茹菜不改其樂自爲旡悶先生傳其略云先生學不適時不

好禪不喜陸王家言爲文章不詭合自怡悅而已密友
多窮交經年不見與日見無異足跡不出百里而泰華
溟渤皆於書策見之生不及古人而義農堯舜若接聲
響也著書若干萬言人來觀者亦不吝云太守稽宗孟
溪敬搗謙母屣履造其廬知搗謙貧遺之金旣讀无悶
先生傳懷金歸竟不敢遺之姜圖南以御史視鹺歸里
暑月行析道中見搗謙方著木棉衣踽踽而來旣歸遺
人以越葛二疋贈之請申契闊之敬搗謙曰昨不幸感
寒疾故以衣厚覆之若論篋笥中絺綌故當不乏耳御
史歎息謂是人難衣食者海甯知縣許酉山請主講席
請見者再不見又再致書亦不答旣而曰是非君子中

庸之道也乃買舟至縣報謁許大喜曰應先生其許我乎對曰使君學道但從事於愛人足矣彼口說者適所以長客氣也西山嘿然不悅旣出趣解維弟子問之笑曰使君好事吾雖不就其聘彼必有束帛之將拒之則益其慍受之則非心所安也行矣莫濡滯矣康熙十七年徵天下博學鴻儒副都御史項景襄侍郎李天馥薦之搢謙方病輿牀以告有司曰搢謙非卻薦也病不能行也浙江巡撫范承謨薦山林隱逸遂稱廢疾客有謂咎泰山孫明復嘗因石介請以成丞相之賢至於子之身而異之何也搢謙正色曰我不能以我之不可學明復之可卒不就徵搢謙以儒術教授里中諸生嘗有百

數舉止文雅見者不問而知爲應先生弟子與仁和沈
昉徐介鄞萬斯同爲友同縣凌嘉邵沈士則姚宏任皆
其徒也其說易曰孔子得易之乾老子得易之坤論者
謂非徒雅致兼有實理每歲首必卜年六十九占得謙
之九三喜曰吾有終矣吉莫如之趣二子治匠事七月
卒爲康熙之二十二年病中爲周忠毅公傳未成書也
常準文獻通考例立十考選舉學校治官田賦水利國
計遭運治河師役鹽法律算書先有徐光啟輿地書今
有顧炎武顧祖禹故不著錄第爲四十一卷名曰教養
全書明代事實摭求尤備又有周易應氏集解易學圖
說書經蔡注拾遺詩傳翼禮樂彙編古樂書春秋傳考

春秋集解今文孝經辯定編注古本大學中庸本義語
孟朱注大全拾遺性理大中幼學養蒙論較定文公家
禮考亭集要潛齋文集若干卷其春秋集解後附校補
春秋緒餘春秋提要補遺各一卷則嘉邵所輯也全祖
望曰應先生之歿六十年遺書淹沒門徒凋落且盡同
里後進莫有知其言行之詳者予每過杭未嘗不爲之
三歎息也年來杭堇浦稍爲訪葺其遺書以授契家子
趙一清一清將次第鈔而傳之姚江黃晦木曰大好潛
齋可謂人中之鳳惜所論述未嘗博學而詳說之其墨
守或太過耳其足師表末俗固不在此先生葬於龍井
山下今二子皆無後一坯之土固私淑者所當念也

徐介字狷石陸圻景宣甥也性靜退寡嗜欲年三十妻
歿不更娶弟敬正病痢躬拭穢惡不以爲嫌著一麻布
頭巾數十年不易入河渚愛其山水幽絕無結廬之資
借其友施相宅居焉蕭然吟翫不問世事喜飲酒善哭
候官高兆嘗千里訪之畱宿夜半聞哭聲驚問之相子
雲蒸對曰鼠銜先生頭巾去也與汪某善晚見馮景亦
與爲友年七十二卒於施氏之宅相他出未歸雲蒸婦
命樺子傳語諸門生請以中堂奉棺含斂介嘗集陶杜
詩各一卷新城王士正與搗謙竝稱之曰二高士云相
字贊伯長介五歲亦隱君子也嘉邵字文衡士則字志
可有清名尙書沈近思推敬之旣卒各爲之立傳

姚洪任字敬恆隱閩中每日朗誦大學一過姚江黃宗炎見而歎爲獨行傳人也營什一之息以養母一日買絲銀色下劣母怒曰汝亦爲此惡行乎吾無望矣敬恆長跪謝願得改行乃受學於應搗謙搗謙愛之搗謙不肖輕受人物惟敬恆之餽不辭曰吾知其由義而來也然敬恆不敢多有所將每時其乏而致之終其身不改沈昫卒搗謙不食二日敬恆曰朋友之喪而若此毋乃過與喟然歎曰爲其無以爲斂敬恆請任之殯葬皆出其手晚以非罪陷縲紲憲使閱囚入獄敬恆方誦書憲使異之入其室案有程張書數冊呼與坐而語大驚卽日釋之敬恆著有庸言錄行於世

稽宗孟字淑子號子震江南山陽人崇禎丙子舉人令
浙江入本朝守杭州居官清介絕俗吏部張新標嘗詣
署中見其四壁蕭然數椽不蔽風雨爲之歎息嘗爲南
昌李明睿作閔園影賦彙彙數千言明睿攜示趙洞門
李叔則各舌橋不下宗孟舉博學以疾辭有立命堂全
集又有楚江蠡史諸編

沈昫字朗思本名蘭先字甸華仁和人少有志操常渡
江至越中間劉宗周講學與應搢謙友益勵清節明
年二十七棄諸生杜門不候人授徒自給家至貧素有
時絕炊掘階前馬蘭草食之鄰有遺之米者昫辭鄰固
以請昫方餓甚周旋之頃忽仆於地其人驚駭潛去良

久方甦因笑曰是徒以困我然我感其意矣搗謙聞而
歎曰我於交接之際自謂不苟以視沈先生猶覺愧之
宗周歿傳其學者頗滋諍訟昫曰尼父言躬行君子若
膝其口說以求勝非所望於吾輩也以喪禮久廢縉士
喪禮說以授同郡陸寅疾革門人問曰夫子今日之寧
何如曰心中無一物惟誠敬而已卒年六十三窮無以
爲殮搗謙涕泣不知所出曰我不敢受賻槨以汙先生
其徒姚宏任趨進曰宏任者可以殮先生乎搗謙曰子
篤行先生所許殆可也於是姚遂殮之葬於湖上之某
原昫有四子略五子要言家法論升降編言行錄居求
編子二毅中純中皆承家學全祖望曰先生與潛齋皆

以淳心篤行師表人倫而風節尤爲殊絕顧世或有知
潛齋者而先生沈冥更甚百年以來求其遺書竟不可
得萬編修九沙謂予曰沈先生墓上之石未立杭人知
學者少斯吾子之責也予乃爲之銘曰三年倉薇餓歿
不悔千秋宰木庇茲書帶

毛奇齡

毛奇齡字大可又字初晴一名姓字齊于蕭山人初生母夢僧持度牒來懸於堂其牒四邊以五螭相銜爲花闌旣生檢郭璞遊僊詩有奇齡邁五龍句因名奇齡少與兄萬皆知名人呼爲小毛公研究經傳聰慧辨博推官陳子龍見其文歎曰才子之文也毛稱黃嘗道吾家大可生負異才挺然埃壒之表其頗視鄉之人猶雕鶚之繫而就雞羣也明季爲諸生避兵於縣之南山築土室讀書其中炊爨不給怡然意遠鎮東將軍方國安以江南新下倉皇渡江而故相馬士英奉福王太后竄其軍中號方馬軍奇齡斥爲國賊國安大恨將擒殺之髡

而走山寺寺僧匿之已而避讐淮上張吏部有園在東湖之濱中秋夕張燈置酒集江淮諸名士凡數十人遊飲於其中酒再行清歌閒作奇齡扣槃賦明河篇六百餘言及旦則淮上諸家傳寫殆遍湖西參議施閏章還自京師見之驚曰此必子友毛生也題其後云但知王烈是名人不信毛萇本才子是時奇齡改姓名爲王彥字士方也於是淮上人漸知奇齡奇齡曰子實毛姓也又曰子瀕歿久矣姓者生又生也遂又名姓字齊于又之齊之楚之鄭衛梁宋閒常登嵩山居道士土室中默念毛詩作問答散錄雖轉徙落魄而不忘其意趣所寄赴湖西閏章畱之一年會屢覓赦姜黃門以原廩生籍

上之成均乃援舊廩例輸貲爲廩監生康熙十七年薦
舉博學鴻詞徵入京青州相國馮溥預辟館相待城東
有萬柳園溥休沐地也一日集應召者開宴賦詩奇齡
獨作萬柳園賦一篇溥咨嗟與宜興陳維崧文竝稱之
試擢上等授翰林院檢討爲明史纂修官在館著古今
通韻十二卷上之

聖祖稱善宣付史館二十四年充會試同考官尋乞假
歸得痺疾遂不復出初奇齡成毛詩續傳三十八卷俄
失其藁又尋其綱領鈔其遺緒別著詩札毛詩寫官記
國風省篇三篇後與楚人楊洪才說詩又有白鷺洲主
客說詩一卷晚儼居杭州昭慶寺秀水朱彝尊舍在其

左策杖來往歡情日接好事者寫爲圖像以挹風潮流
焉奇齡是時猶著仲氏易限一日一卦六十四日書成
託於其兄錫齡所言故曰仲氏奇齡自少至壯耽於著
述不知老之將至也仗氣負才多所凌忽崑山顧炎武
德清胡渭山陽閻若璩方有盛名奇齡皆輕之所作經
問以爲非者若錢丙蔡氏頗隱其名至於炎武渭乃指
斥唾訕若璩辨尙書古文之僞奇齡因作古文尙書寬
詞斬勝若璩或病其伎終不可改若其人非雅士僂擲
其書不觀不屑更置一詞由此甚忤於物嘗以子貢詩
傳申培詩說實明豐坊僞造將糾正之作詩傳詩說駁
議五卷又發揮荀虞干侯諸家易說彙參卦變卦綜及

辨先天圖之僞於是有春秋占筮書三卷推易始末四卷易小帖五卷易韻四卷河圖洛書原舛編一卷又因春秋經文自起條例爲春秋毛氏傳三十六卷簡書刊誤二卷屬辭比事記四卷以破宋胡安國春秋傳說著禮經未就成昏喪祭禮宗泐廟制郊社禘祫明堂學校問答數篇頗發前賢所未發奇齡著述時有可疵然不失依據後起者皆用其泐崇尚漢學不敢以空言說經則奇齡爲有功於經義矣素善樂律家有明甯邸所傳唐樂笛色譜據以作竟山樂錄四卷仰聞

聖祖論樂及徑一圍三隔八相生泐因推闡之

聖諭樂本解說二卷

文獻徵存錄

卷一

函

有嘉樹軒

皇言定聲錄八卷

聖祖南巡浙江覽其書獎勞之并敕改譌字宣付專行
賜御書一幅以酬雅意奇齡卒年九十四門人蔣樞編
次其集分經集文集經集仲氏易以下爲部四十文集
合詩賦序記他雜著凡二百三十四卷論詩宗初唐盛
唐不喜蘇軾詩有譽軾者諍辨不已乾隆中輯四庫書
采奇齡書至四十許部繫弟子籍者又有陸邦烈盛唐
王錫章大采李塏邵廷寀邦烈字又超平湖人著聖門
釋非錄五卷錫字百朋仁和人諸生有嘯竹堂集沈德
潛稱其詩置西泠十子中固爲上乘廷寀塏別見

萬泰 斯選 斯大 經 斯備 斯同 言

萬泰字履安又字悔庵浙江鄞縣人曾祖表明都督同知萬氏世以武顯泰少獨建志文學書法絕斐疊五七言詩尤善生於明季世積亂離故其所爲詩雅好慷慨一舉崇禎九年鄉試入本朝服道士服隱處不出文行爲天下模楷有八子事餘姚黃宗羲各習一藝務令精熟宗義嘗歎浙東門風之雄莫過萬氏矣泰晚遊嶺表入羊城賦詩廣柳車中容季布湘江澤畔問巫陽海上人士喜鈔寫傳之後還經彭蠡湖在舟中竟病歿人以爲詩識也有集名寒松齋稿子斯年斯程斯楨斯昌斯選斯大斯備斯同多知名於世同縣李鄴嗣杲堂嘗論

之云粹然有得造次儒者吾不如公擇事古而信篤志不分吾不如充宗足以文章名世居然大家吾不如貞一至若學通古今無所不辨則吾不如季楚公擇斯備也充宗斯大也貞一斯年子言也季楚斯同也

斯選沈潛理學師範乎黃宗義羽儀乎劉宗周王守仁年六十卒宗義哭之慟曰甬上從遊能振藪山之絕學惟斯選一人耳

斯大少有高才志操介特明臣張煌言父友陸符歿斯大爲制服葬之從黃宗義受業精明經義嘗立專傳論世屬辭比事原情定罪諸例以釋春秋仰辨商周改正改月周詩周正及兄弟同昭穆皆足豁前人之疑滯定

後代之軌範又有與仁和應撝謙書辨治朝無堂內朝
方有堂往復千言撝謙服其多通著喪服宗泐十餘篇
尤見制禮本意又以呂氏春秋十二篇首皆從夏正疑
呂不韋爲相時已改從夏正至始皇三十六年乃改建
亥又謂秦首以十月而不首以正月改年始而不改時
月說者皆以爲疑其論郊禘論祖宗祖王肅趙匡而非
鄭元後儒以爲微稍繁廣差忒未勉也李嗣鄴嘗言說
經無雙名擅八龍管有慈明今見充宗其爲先輩所推
如此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一有學春秋隨筆十卷
學禮質疑二卷儀禮商三卷禮記偶箋三卷周官辨非
二卷世竝行之其禮記集解春秋明辨藁草未刻燬於

火不可見矣斯大子經字授一號九沙少從諸父受書
後事應搗謙閻若璩黃宗羲至鄞立證人書院又師之
論蕺山之學善隸書得鄭谷口之妙康熙四十二年進
士官編修與修康熙字典主山西試太原孫嘉淦從問
學一見卽推挹之卒成魁儒出督黔中學政坐事修城
旣歸賣所作隸書得錢給朝夕宮詹李紱薦入三禮局
時年七十八矣固辭不出乾隆初舉博學鴻詞辭不就
部議亦以經爲翰林官不當舉也經增補其父禮記集
解從兄言明史舉要未成爲續纂之又輯其尙書說爲
一編所自著有分隸偶存二卷卒年八十三

斯備字公擇又字允誠弱冠耽意執筆遂善隸草父泰

書泐斐亶斯備偶然臨寫便欲亂真見者言履安遺影於是乎在劉宗周歿難其遺書公擇爲藏之全祖望曰是子劉子之功臣也

斯同明舉人泰有子八人斯同爲第八少未知名父以爲癡常閉之空室中窺架上書有雜書明代事者題曰明史料凡數十大冊斯同抽讀之數日而畢其兄斯年察知之曰名士近在吾家耶遽白諸父爲易衣履使事黃宗義學業得聞蕺山劉氏學嘗在客坐背念揚子泐言終篇不譌一字同郡設立經社以資講習斯同年最少與焉每涉疑義披析無滯爲名師夙儒所服旣長博涉史籍慨然有著作意常一舉博學鴻詞未就試時康

熙十七年也明年置明史局崑山徐元文請以七品俸授斯同稱翰林充纂修官斯同又辭然元文重斯同請主其家每史官有纂撰必伺斯同意乃敢下筆其後建網領制條例斟酌去取譏正得失悉付斯同典掌元文既罷丹徒張玉書澤州陳廷敬華亭王鴻緒皆以爲事體大經畫當資一手請斯同踵而成之斯同嘗曰咎遷固才既傑出又承父學故事信而言文其後專家之書才雖不逮猶不至如官修者之雜亂也譬如入人之室始而周其堂寢區溷繼而知其畜產禮俗久之其男女少長性質剛柔輕重賢愚無不習察然後可制其家之事若官修之史倉卒而成於衆人不暇擇其材之宜與

事之習是猶招市人而謀室中之事也吾所以辭史局而假館總裁所者惟恐眾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亂賢姦之迹闇昧而不明也又曰史之難言也蓋俗之偷久矣好惡因心而毀譽隨之一家之事言者三人而其傳各異矣況數百年之久乎言語可曲附而成事迹可鑿空而搆其傳而播之者未必皆直道之行也其間而書之者未必有裁別之識也非論其世知其人具見其表裏則吾以爲信而人受其枉者多矣吾少館於某氏其家有列朝實錄吾讀而詳識之長遊四方就故家長老求遺書考問往事旁及郡志邑乘雜家誌傳之文靡不網羅參伍而要以實錄爲指歸蓋實錄者直載其事與

言而無所增飾者也因其世以考其事覈其言平心察之則其人之本末十得八九矣然言之發或有所由事之端或有所起而其流或有所激則非他書不能具也質錄之難詳者吾以他書證之他書之誣且濫者吾以所得於實錄者裁之不敢謂其皆信而是非之枉於人者鮮矣又曰管人於宋史已病其繁而吾所述幾倍焉非不知簡之爲貴也吾恐後之人務博而不知所裁故先爲之極使知吾所取者有可損而所不取者非其事與言之真而不可益也初建文一朝無實錄野史因有遜國出亡之說史館纂修互有同異斯同洩之曰紫禁城無水關無可出之理鬼門亦無其地成祖實錄稱建

文闔宮自焚上望見宮中煙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屍於火中還白上所謂中使者乃成祖之內監也安可以后屍誑其主而清宮之日中涓嬪御爲建文所屬意者逐一毒考苟無自焚實據豈可不行大索之令耶且建文登極二三年削奪親藩曾無寬假致燕王稱兵犯闕逼迫自殞即使出亾亦是勢窮力盡謂之遜國可乎建文書法由是乃定馬班書皆有表後漢三國以下無之劉知幾謂得之不爲益失之不爲損斯同糾之曰史之有表所以通紀傳之竅有其人已入紀傳而表之者有未入紀傳而牽連以表之者表立而後紀傳之文可省讀史而不讀表非渙於史者也斯同雖

遊貴人門卒以布衣老母詣人題其刺曰布衣萬斯同故督師之嫻人方居要津常謂斯同督師有罪功亦多君少寬假之勿相毀貶矣斯同笑不應有運餉官遇賊走於山谷其孫懷白金遺斯同求書於死事人後斯同曰將陳壽我乎斥而不取其狷介如此斯同嘗補歷代史表五十四卷凡六十篇蓋以明史表一十三篇東漢有宦官侯表三國倣大事記作三國大事年表則前代所闕而斯同自造體制者也斯同又著紀元彙考四卷廟制圖考一卷儒林宗派十六卷石經考一卷周正彙考八卷歷代宰輔彙考八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庚申君遺事一卷羣書辨疑十二卷書

學彙編二十二卷崑崙河源考二卷河渠考十二卷石
園詩文集二十卷康熙四十一年年六十卒於京師乾
隆中大學士張廷玉奉

詔編輯明史所據鴻緒藁本實斯同所定本也斯同兄
子言少涉獵記傳由副榜貢生與修明史獨成崇禎長
編故國輔相家子弟多以賄入京求減其先人之罪一
切拒之一知五河縣坐事當論死時陝中開贖罪例子
承勛哀金五千贖之不足同邑陳坊復爲之告於同人
卒贖以歸文筆獨出冠時黃宗羲數稱之以爲有戴剡
源歸震川風流也所著曰管邨文集承勛字西郭磁州
牧有非雪詩集

柴紹炳

柴紹炳字虎臣，和人。祖祥明，嘉靖中進士。江西道監察御史，父應權，以明經爲興化學博例。許子隨，任應試。先爲莆田縣諸生，任滿牒歸。仁和縣紹炳少，有至性。生計清寒，父亾於官，求商人附載東去，迎父棺歸葬。躬自負土成邛，時節祭奠，涕淚迸涌。松草爲之萎絕，喪旣除，服而猶哭。友問禮，有卒哭，謂何答曰：「謂不設行哭禮，目哀至則哭，豈能忍哉？」里中有避父答出亾者，紹炳遇之，問得其故，大悲曰：「爾有父答，非苦我無父答，乃苦目爲賦遊子，遇孤兒行，其人垂泣，自恨卒爲孝子。」紹炳又伉直，不媿遇，不肆力，折其非，陳廷會同社友也。嘗於高會

閒辨論人物或過爲矯異纒黑白契會面以之其人
顧曰是豈柴先生耶與人交疏懶率素胸無俯仰人亦
諒之夜有偷兒入其室覺其爲鄰人也默不言拮據及
衣被徐曰某甲獨不能留此爲吾禦寒地耶偷兒驚絕
紹炳慰之且勸其改行檢枕畔錢百枚予之及案上銅
器一二具使持出其人泣而去入

國朝居南屏山甘於貧匱有餽餉輒麾去教授其徒兼
買藥自給素爲海甯吳麟瑞山陰劉宗周蕭山倪元璐
漳浦黃道周所器馳書請與友紹炳則奉爲師及殉難
依宋子俊遇郭有道故事服心喪期年間居寡欲不營
滋味嘗夜夢衆生悲切乞命及覺因說輪迴雜報事著

放生戒殺文因斷血食每值客來清談竟日所設蔬果而已治門內有泔嘗倣黃門顏氏例著家誠二十篇用垂楷式事其兄景明甚敬終身同居羣從子姓或宦成歸里或年長於紹炳朝夕相見莫不凜若嚴君康熙八年敕舉山林隱逸之士浙巡撫范承謨自詣之請以紹炳應詔固辭又請刊行其所著書則謙讓以爲未之能信承謨歎息而止紹炳於象緯律厯輿地禮制農田水利戎兵賦役莫不研講謂弟子曰毋使後世襲經生空言徒誤人國矣治古文精力於九經諸史以及秦漢魏晉六朝諸家文不及唐以後與陸圻吳錦雯丁澎張綱孫陳廷會孫治毛先舒沈謙結社賦詩以唐人爲宗宋

元詩不得入其界遠近稱爲西泠體紹炳工詩有酬毘陵劉慶雲湖上見贈云劉生纔把臂幾載客錢唐一見如相識雲遊卽故鄉春陰桑葉白日暖柳花香未遡湖山興高歌那斷腸又寄陸景宣歸河渚云春雨草連邨市沒曉風花傍戰場開其西泠十子詩則與毛先舒斟酌論次者也治音韻之學謂古韻不立轉通古音不可妄叶古今韻有繁簡聲文又有遞變著古韻通八卷首辨沈約孫愐禮部韻略源流次辨部第斷限及入聲部次異同又辨全通半通閒通旁通四例以崑山顧炎武書多可疵適遺書以詳正焉炎武無以難也發揮宋五子之學著省過記年錄明理論各二卷以示學者年五

十有五勒遺命數條而卒督學使者王康侯敕有司迎
其主祠於學後葬於南山花家圩之陽二十四年提學
周清原題其墓曰理學名儒省軒柴先生墓爲諸生時
先有青鳳集其後成省軒文鈔十卷白石軒雜稿四卷
經史通考十二卷翼望山人集二十卷又有考古類編
十二卷通考纂略十卷家誠四卷家傳二卷世竝行之
其省軒詩鈔二十卷白石軒雜藁八卷切韻復古編四
卷藏於家毛奇齡曰崇禎之末嘗見君於陸行人坐閒
意氣慷慨縱談天下事雖比之祖生之渡江越石之間
雜亦無以過暨予避人歸相逢湖濱除道故舊外形神
索莫執手無一言抑何瘁也君嘗寓所知書云近惟著

文獻徵存錄

卷一

三

有嘉棹軒

一裘垂幕擁火此身如寒冰祇覺牆東皆附熱地傷哉

曹本榮

計東

曹本榮字欣木又字厚庵湖北黃岡人少讀儒書慕姚江致知之說稍長至蘇門從孫奇逢學旋歸里著論以程朱薛與陸王爲五大儒奉爲準式順治六年成進士讀中祕書三年授祕書院編修雖居長安布袍蔬菲清素彌勵承

詔上聖學疏凡千餘言略謂得二帝三王之統則當以二帝三王之學爲學誠宜開

聖聽修德勤學舉四書五經通鑑中有裨身心要務關治平大道者內則漢宮燕閒朝夕討論外則經筵進講敷對周詳君德旣修祈天永命必基於此有

詔嘉納遷右贊善再遷司業班朱子白鹿洞學規使學生肄之尋轉中允

世祖選儒臣有學品者為講官本榮與焉晉祕書院侍講再擢左庶子侍講幄如故

世祖嘗以明永樂易大全雜舉王弼孔穎達程頤朱熹說繫而可刪華而寡要

敕本榮同傅以漸對定易經通注九卷書成甚稱賞焉十四年主順天鄉試事畢充經筵講官失察同考官不職坐貶秩五級久之復原官俄補侍講學士轉侍讀學士康熙中以病乞歸行李蕭然行至揚州卒病既革猶與門人計東講窮理盡性之學年四十四奇逢閏之歎

曰本榮歿江漢風流盡矣本榮著奏議稽詢四十四卷
又有古文輯略五大儒語周張精義王羅擇編子宜溥
蔭生舉博學鴻詞官檢討

計東字甫草又字改亭吳江人師湯斌講讀學爲古文
又師汪琬負經世略自比馬周順治十四年舉人嘗至
鄴下客鄴中徧訪謝榛葬處得之南門外二十里有小
塚頽墮荒草中賦詩弔之固請於鄴城當事爲封土三
尺餘立碣誌之曰明詩人謝茂秦墓至順德追憶歸有
炎常佐此郡有廳記二篇僂策蹇往來求其遺址不可
得徘徊署旁廢圃中西向再拜流涕被面僕夫匿笑了
無怍色至泰安雪後攀鐵索造日觀峯於峯之旁見豐

碑屹立大書禮爲人子不登高不臨淡卽再拜其下杖策下山自海陵歸渡江大風雨雪舟不得發同行者垂首歎惋計坐柁樓下手王阮亭詩讀之至論鄭少谷絕句哭失聲旣乃大喜雪中起坐觀江濤澎湃吟嘯自樂至吳見黃孝子向堅請稱弟子有豫讓橋詩云秋水蓬山慘不驕流泉夾岸夕陽遙傷心國老酬恩地瘦馬單衫豫讓橋或問暇日何以自娛曰賦詩彈碁俱增惡業但能日誦楞嚴經兩卷便足了一生事集名中州集

王命岳

王命岳字恥古福建晉安人少受易於漳浦黃道周甚有志尙家苦貧熬繻不充廓如也以明崇禎舉人應順治十二年會試成進士選庶吉士時初有天下雲南貴州未服

世祖御試錢定雲南貴州策命岳對曰臣聞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不可不察也今天下大定六合爲一西漸流沙東臨瀚海北窮沙漠南暨百粵自古幅員之廣未有盛於此日者也乃者雲貴區區之地未入版圖伸臂而擾沙寶盪足而蕩蒼梧勤南顧之憂殊甚方

命輔臣經畧五省漸屆三期蕩平之勲唾手可待臣不
虞功之弗集顧患急於收功而反以害成晉漢高才
大畧皆感千古而東甌南越未議用師至武帝乃開閩
越置桂林郡先武亦卻臧宮之請姑置囂述於度外然
隴蜀之獲皆次第奏績此二君者非智不足力不贍也
以天下初定百姓厭苦兵革喁喁思望太平勤兵遠伐
則天下騷動謹守疆圉以待其斃則可以相機進取而
天下不搖臣愚以爲今日之事實類於是今天下瘡痍
未起哀鴻未集物力未復營建未備此宜急爲休養之
時而不可以數動夫以湖南一方用兵至竭天下之力
以赴之晉者楚賦已足當天下三分之一今楚賦留辦

楚事而大江南北咸有協濟茲協閩又見告矣東南之賦何由供億急於餉楚必縮於解京根本之圖何由充裕此臣之所大慮也又發卒以赴湖南歷燕齊中州下逮沿江一路皆必經之地且有踐覈有瓜代再歲之內送往迎來郡邑疲敝閭閻悉索邊境未闢小醜未滅而腹心之區羣情嗷嗷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此又臣之所大憂也古者雲貴爲不賓之國至洪武間以雲南文物富盛有類中原乃因雲而開疆於貴然惟正之輸不足以供縣官徒示王者大一統無外而已今使蠹爾能遐處雲貴如宣撫宣慰鼠穴自活雖置之可也而上竊巴蜀以窺長江下數擾兩粵郡不爲扼塞則必有燎原

不可嚮邇之勢且今所謂孫可旺者志不在小亦行煦
煦小惠結納民心民固易愚而我師患民之愚數行殺
戮蚩蚩之衆惶惑彼此莫知適從此宜行仁布惠收拾
人心以勝之未可以兵力爭也所謂本謀者也幸李定
國貳於可旺可旺欲東則懼定國之議其後徘徊顧瞻
進退維自相持而我因得以用其扼塞此宗社之靈也
臣愚以爲勿急定國以分可旺之勢急定國則二賊之
交合而三楚之形危緩之則定國終爲可旺內患孫之
不得志於江漢也李則使然矣非徒勿急之而已又因
而行吾間使二賊自相疑忌則吾事固已大濟所謂祕
道者也察可旺所據之地巖險彼旣不出我亦不宜輕

入輕入則舍中原而爭能於九折峻阪之間我喪其長
技而彼得施其譎謀以臣之愚并宜勿趨可旺而以守
爲戰以屯爲守作內政以寄軍令固耨鋤以藏鉤戟故
荆襄之屯舉則巴蜀戒其東門柳施之屯舉則雲貴戒
其北門我本勞也屯舉則我逸而待彼之勞我本匱也
屯舉則我飽而待彼之匱此所謂反利害之形易彊弱
之勢兵家之微機也夫非不能舉天下之全盛殫京國
之精兵以逞志於湖南而收功於雲貴顧王者之師動
出萬全務爲持重百勝之計而又宜養國家之元氣不
宜浪搏以僥倖於不可知之一戰也咎羊祜平吳亦屯
荆襄王濬王渾竟藉奏功祜屯以收下游今屯以平上

游道固不可以一端盡也大意得焉兵屯而因有廬舍有廬舍而因可以屯爲家而不數動踐夏瓜代可稍省而腹心之地無復騷擾俟兵食既足國勢益張然後乘釁攻瑕以抵孫李之隙此可以振蒙發落收之聲色不動者也何雲貴之難平哉漢趙充國屯田西陲以服燒當諸羌不過兩年振旅而還故曰事有急之而乃以緩功有需之而反以成者此類是也奏上

上異之擢工科給事中命岳上經國遠圖疏曰竊惟開國之初必先立遠大之規模其功不及於數十世之後而其效亦卽在一二年之間國家所最急者財也歲入千八百一十四萬有奇歲出二千二百六十一萬有奇

出浮於入者四百四十七萬有奇此四百餘萬者

皇上卽日令諸臣焦思持籌竭盈朝之心計以臣度之不能措至數十萬而國體已傷民心已愁甚非長策也臣因通計國用所以不足之故皆由養兵耳各省鎮滿漢官兵俸米豆草之費至千八百三十八萬零大兵所過芻秣之費約算四十萬兩其在京王公及百官俸薪披甲月餉不過二百萬有奇目則是歲費二千二百萬餘兩者凡十分在養兵一分在雜用也臣因思今日之事不宜再議剝削以給兵餉而當議就兵生餉之道今河南山東湖廣陝西江南北浙東西江西閩廣之地或因兵火或因水旱荒田極多宜令合省駐防官兵分地

耕種稍倣明洪武中屯田之法初年猶煩有司給與牛種耕具餼糧次年之後各兵自會其力便可不費朝廷金錢此其爲利甚溥而今日不行者由於有兵冊無兵人也古者郡縣兵丁皆有什伍相配千百成旅將帥因而轄之目今將帥所隸兵丁皆以僕從充數下至廚役優伶皆應兵名其實能操戈殺賊者十不得二三也故倉糧有兵充伍無兵官有升遷兵隨官去旣無定兵難議屯種爲今之計當先覈兵每府各有定數之兵官有升降兵無云然後可給地課耕漸收富彊之利或行難臣者曰一意於耕則不得戰分力於戰又不得耕譬如鳥之飛則不得啄獸之走則不暇食夫鳥獸之會啄

者常也飛走者暫也耕之日多戰之日少又何傷乎且如湖南福建廣西與賊相持之處數有震驚宜勿遽責耕種其餘各省平定之地及去賊二三百里而遙者皆可耕種以給兵食因人之力與地之宜一歲便可生財至千百餘萬緣事體重大羣情憚於舉行故因循苟且不過議節省某項清察某項以爲生財之至計譬如盤水何益旱田臣見今日因賊而設兵因兵而措餉因餉而病民而民復爲賊展轉相因深可隱憂故爲皇上籌經國之遠圖而不爲苟且目前之計要在力破因循以實舉行斷無不可覈之兵斷無不可耕之田斷無不可生之財論事甚艱課功甚近者也

世祖甚惡貪吏令犯贓十兩以上者藉歿之命岳上疏曰今法愈嚴而貪不止者何也臣愚以爲皆由舉劾不當目所舉未必皆賢故舉不足勸所劾未必皆不肖故劾不足懼人人皆思圖目前之利以爲善事上官之資則雖日懸懲貪之令而貪必不可止當明季時撫案啟事不實廉謹者包苴不入門則目爲疲軟貪饕者金帛相承奉則盛稱幹才甚且糾爲貪者皆眞廉獎爲廉者乃大貪黑白倒置濁吏混行民生日蹙馴至亂亾興言前事足爲殷鑒我

皇上乾綱獨攬羣吏承風諸督撫必不敢公然顛倒是非以負朝廷而臣因貪風未息不能不請責成於督撫

按也臣於目不經睹之事不敢指陳卽如去歲陝川督臣金礪首薦左布政使黃紀及興屯道僉事白士麟尋爲巡按陝西御史王繼文特叅貪污督臣奉

旨罰俸使非按臣執白簡於後則黃紀白士麟方且以薦剡望內遷矣此一人之身督薦之按叅之者也又如金礪薦舉分守關內道左叅議何承都尋爲道臣糾叅金礪復疏稱藩司黃紀初揭何承都考語甚優及紀被劾仍覆揭何承都貪婪事迹此則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叅之者也又如偏沅撫臣袁廓宇初薦永興知縣周渾旋因士民赴訴乃始具題檢舉爲有司縱蠹等事此又一人之身而始薦之繼叅之者也卽是而推則歸之

官評不可問者恐不止一人一事也夫舉動關係勸懲
其事甚重宜親訪審確然後可入告君父之前其游移
無定倏賢倏愚非輕率失詳則綫索白人至於賄賂偏
私又臣所不忍逆億於諸臣者也前事業蒙處分臣不
必復贅今復陳及之者以見督撫按舉劾疏上奉

旨下部者吏部當參酌公論果有賢者見毀不尙蒙譽
部臣據實覆駁毋得止憑原疏覆與紀錄革職字樣如
部臣目目有限科道官皆得執奏駁參庶賢否辨而吏
治清民生其有賴乎又按臣原有都察院考覈甄別雖
賢愚不齊而黜陟亦隨其後至督撫本係重臣且多久
任銓臣言官歲有外轉人懷瞻顧恐一旦出爲外吏仰

鼻息於屬下故言官叅督撫者絕少伏乞

皇上特發玉音責成諸督撫更新洗滌勿以喜怒爲低昂勿以厚薄爲愛憎務令簡別精實以稱

上旨每歲終仍命銓臣憲臣同加考覈某督撫舉劾當否詳具以聞聽

皇上甄別而取舍之庶幾本源既清末流自淨是亦激勸大汰以倡率小廉之一助也轉戶科上疏陳漕事曰臣比見巡漕臣侯于唐疏稱大河衛旗伍畝齊屯丁斬牲祭神訂盟釀變通邑碎膽則是弁兵不安於兌糧百石加銀五兩加米五石之定制而爲此糾眾倡亂之舉也此軍情之大可隱憂者也續據侯于唐疏稱常熟縣

民蜂擁道署吶喊之聲震動遠近打入大門執事齏粉
則是弁丁必欲多索民情必不能堪而爲此糾衆倡亂
之舉也此民情之大可隱憂者也夫人心可靜而不可
動聖人見微而能知著臣竊謂今日謀國者不可不慮
事淡長早爲之所使處置得宜則軍民俱可相安於無
事臣於去歲十一月上漕弊勢重難反疏言水次之苦
抵通之苦業經部覆責成所司奉

詔遵行使臣疏果能盡法力行則運官五兩五石之成
規固恢乎有餘地而尙多求於民無已者此輩疑責成
之語徒付空言一旦抵通種種需索仍在也又河兌一
事部覆稱應依舊兌放儻有混籌搶籌聽倉場臣察察

究治尙未詳所以混搶之法也臣謂事勢當極重難反之時不立大法不足以革人心不破情面不足以立國法所謂立大法者如臣前疏所云各衙門投文每船費共十兩有包送之保家各衙門常規每船費又十兩有代斂之走部過壩則有委官伍長之常例車戶翦頭之偷盜交倉則有倉官書吏之名色雇長住戶之要挾頃經倉場臣示禁諸蠹果能斂手奉法則可如復仍前需索必致弁丁挂欠當聽該弁首告果賊證審確卽就本犯追賠仍發刑部從重究擬者也所謂破情面者河兌混籌搶籌之苦漕臣倉臣言之屢矣卽部臣亦心知其弊而竟若付之無可如何則情面牽挂於胸中也此搶

籌混籌者間多係旗下之人一當河兌十百擁擠數鞭齊發衆丁皆逃運官一人之耳目安能防百十之手足目一轉瞬則米去十斛動手一搶則百籌皆散故兌米一萬僅耗千石猶以爲幸也諸臣往往隱容回護卽有抱冤而控登聞者又復窮詰以是何姓名令其指實人雜面生則弁丁之辭不得不窮嗟乎在漕倉諸臣僅知所搶者爲運弁之米粒而不知爲百姓之脂膏卽是朝廷之國計也混搶之後又致弁丁挂欠多力窮敲撲不前在弁丁拋必死之餘生而國家已擲難追之成數今國餉告匱司農仰屋何不就河兌一事詳立汰度禁其混搶一年之內便可加收數十萬之擔石以還朝廷

誠非細末也臣前所請弁兌與官官兌與旗部覆既恐
就延合請

敕倉場二臣每遇河兌閒輪一人監視如有前情立行
題叅方今任事正宜一馬二役躬歷河干頃刻率至如
風如雨乃能盡清夙弊庶清職業如仍前因循不立成
規再有混搶別經訪聞臣惟有白簡從事而已臣惟國
家財賦半出東南而東南百姓苦於運官已極運官又
有種種之苦不得不苦百姓故屢進本源之言冀以恤
民力而消隱患自時閩中苦旱命岳以爲海氛未息瘡
痍未起饑寒所迫必爲奸盜疏陳六事曰緩徵買糴勸
賑催協餉嚴奸盜安置投誠所言切中時要十五年轉

兵科楚中用兵江南浙江等省協濟軍儲不以時至命岳言疆場之事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況可久延歲月協餉就外撥支終非通計不如使江浙各新舊正雜錢糧盡解京師別撥淮浙鹽課及戶工二部關稅額銀如期解充楚餉庶資騰飽又見戶部題稱十三年正月撥江南贓罰銀十五萬兩解交閩餉至今二載所完尙不及三分之一今海島未靖固山提兵駐劄而海澄公黃梧增兵四千總兵蘇明亦增兵一千臣愚謂閩餉亦宜與楚餉一體夏張庶不至以塵飯土羹餒三軍之銳氣貽國家之深憂也命岳每言國事輒以屯田爲急至是又疏請復軍屯衛官曰臣見今日小醜未盡用兵未休有

事之地師行糧食費固不貲無事之地郡邑鎮兵亦需芻餉是以閩外日苦無米之炊司農計絀點金之術不得已取閩左編氓而催科之追窮夙笈取二三有司而考成之算及錙銖官心惶惑民心怨咨舉朝臣工惟以督責爲效忠以叅罰爲盡職但顧目前之計而無百世之規臣恐就今悉索財賦當茲軍興秀午之時求足目前尙未易言況民窮勢變所伏隱憂又有在意計之外者然則久安長治之策不可不亟講也蓋富彊之法莫如兵屯古人之無一不效今人言之無一可行臣於十三年五月敬陳經國遠圖疏已議格矣大抵發議之際莫敢擔荷必委之各省督撫察報督撫詢之將帥將

帥樂責餉於官而不樂責耕於士咸報不佞人各懷自
便心耳安得有憂國奉公其人者此兵屯之議所以屢
陳而卒不舉也今臣且亦未望諸臣以兵屯竊謂前明
軍衛屯田之制不可不清官不可不復也當洪武中養
兵百萬不費民間一錢者恃有軍屯耳今天下各衛所
不具在乎各衛所會田之軍不具在乎一舉而清之國
家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餉可崇朝而得數百萬之兵
臣請備言之自我

朝定鼎以來勝國指揮千百戶等官悉落職不襲官既
落職軍獨擁田此於理爲不甚安矣又有典兌於鄉紳
富民之家者揆之國法益復謬舛雖曰今日屯田已派

入民田納糧其實在勝國時屯以養軍亦未嘗不輸糧於官也勝國倉屯之軍有百萬軍之用今日倉屯之軍竟不得一卒之用豈不重可惜哉臣案天下屯田皆地極豐美歲足登收請案籍而稽其現屬舊軍管掌者報名於官官給新帖人有限田歲時操練以備戰守無漕之地專禦封疆有漕之地夏番運漕其有絕戶無人或有人而典兌於富民鄉紳之家者令自首以歸於官官選經制之兵以補受屯之軍亦人有限田歲時操練與舊爲伍如此則經制之兵不必處處皆設案屯之數可以得兵養兵之費不必仰給司農案屯之數可以得餉餉何患不足兵何患不彊臣又觀今日漕事之壞皆由

三原行二金
旗軍無世職之官統之故軍熟而官生軍猾而官懦今
既清屯田必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以

天朝勞久功多之臣膺其任世其子孫無漕之地專固
封疆有漕之地即使領運官有長子孫之心必有護桑
梓之念而債帥虐民之患息軍有世管之官即安受約
束之條而奸猾偷盜之弊止此臣所以因清屯而請設
官也今

皇威遠播革面來歸者鱗集麋至

皇上加意招徠大者加五等次者爲高官此曹感激

天恩諒無反側而朝作寇於茲土夕拜官於本方向來
被害之家兩情未能相忘似應處置得宜方爲盡善臣

愚以爲果復設指揮千百戶等官不妨以新附之弁擇其功高行淑者亦膺是任量易其地勿在本省俟立功勳一體世襲彼欲爲子孫計長久必復益勵忠貞克終令德此臣所以因請設官而并及安置歸命之人也凡入之情難與慮始易於樂成且舊屯多入有力之家一旦議清必拂衆情而設立衛所官事屬創始尤動非常之懼自非

皇上明燭萬里慮周千年獨斷力行恐微臣瀝血之苦心竟付紙上之空言臣區區愚忠願爲國家計久安長治之策齋戒數日然後拜疏伏維

皇上留意垂察滇南歲餉軍九百萬有奇總括一省夏

稅秋糧鹽課礦商魚牛稅其正雜銀止十六萬有奇命岳憂國計日絀疏言九百萬兩者天下正賦其數尙不及此以盡天下之正賦而奉一隅之滇南以九百萬之金而營十六萬金之地竭百姓之脂膏以事邊兵則國必虛國虛民怨天下之患不在雲南之餘寇臣恐枯木槁竿皆可爲椽蕭牆盡伏戎矣臣愚聞雲南餘寇比者遁入孟良彼處土夷各有世守外兵入其土地暫可勉強供億久之必懷吝惜又久之必生疑忌國家但能愛着遺黎招徠流離仁聲遠播必有繫其頸而來歸者可無俟張皇興師窮荒搏戰然臣度今之議者必曰餘寇盡未可安枕八旗禁旅必不可撤六萬綠旗必不可

裁臣言必不屑用也臣思其次則畱八旗之禁旅足六萬之士兵而急議兵屯以紓國用古者趙充國服羌且戰且耕諸葛亮伐魏且耕且戰此二臣者豈有大異於人不過視國如家鞠躬盡瘁則經濟自生自憶臣入垣首議兵屯而封疆諸臣覆疏難之前事遂寢豈有能毅然爲朝廷力行此事者無已臣復思其次案雲南原有舊屯計一萬一千一百七十一頃零科糧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零皆現有原種之軍今當

敕令巡撫令其責成原軍換帖領種永爲世業軍旣領田卽爲我兵籍其丁壯復成勁旅如軍故丁絕招人代墾願爲軍者卽給新帖許爲世業不願爲軍者卽爲官

佃歲納官租兵燹之後牛耕種絕宜暫發撫臣二十萬金聽其買牛辦種借給軍民牛孳種收經年銷算二十萬金必無虧損又可以收復三十八萬九千九百九十二石之舊額不惟此也官收額內軍餘額外米粟既登價值自賤邀天之庇每粟一石價可三金則視今年之每石十二金者已省朝廷餉費四分之三矣況賤於此者乎惟是催徵之官宜責成本府州縣令其徵收或本或折仍照前明萬厯則例一切濫加悉爲蠲除庶人樂急公野無曠土屯事之成此其一又當嚴禁主客兵丁勿擾屯軍屯民邇來驕兵悍將自不肖耕以擾耕人則膽張眉動身開爪攫卽現熟者猶去其鄉况新闢者誰

不棄土必使撫臣得行其法然後耕人得保其業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至於民地荒蕪既多其有主者給以牛種量收本色仍課正供其無主者一體募人耕耨收其西成屯事之成此又其一黔國世鎮雲南各府置有莊田不載有司冊籍宜訪沐府經管舊員令其開報熟者收其籽粒荒者一體募人耕種屯事之成此又其一臣惟平西王一意辦寇撫臣袁懋功一意辦屯庶幾兵食兼足不至竭天下之物力以奉一隅以釀禍患今時屆仲冬轉眼改歲臣恐及今不行則明年之計虛事在旦夕難可遲緩也

世祖下其奏詔發銀十萬兩如所議施行焉命岳又請

設官清丈荒熟地畝曰今日事勢最可慮者莫大於財
用之不充謹案各省除荒之數歲縮銀五百五十萬兩
有奇而荒地河南山東爲多二省冊籍不清尤甚他省
間有以熟作荒者亦有以荒作熟者以熟作荒卽除荒
之地是也田則連阡累陌冊則水流草堙豪彊收不稅
之租公家喪惟正之鑑如是者病國以荒作熟者則興
屯之籍是也荒田旣已不墾乃取里中而均派之每田
一頃令加一二十畝不等於是設虛冊編假丁上下相
蒙以欺朝廷而直以熟作荒者反不能清察於是官報
與屯之數以博一日之功名民受抑勒之害竟釀他年
之逋欠如是者病民而究以病國夫朝廷日議搜括議

節省蒿目惟艱而空拋此就地生財數百萬金錢以飽
豪右之腹豈不痛哉大約各省以熟作荒居其八九以
荒作熟居其一二而河南之弊甚於山東去歲奉
旨令撫按選廉幹官履畝稽覈而各撫按委擲故紙奉
行無狀伏乞

皇上慎選御史臺中清正骨鯁不畏彊禦者二人督察
二省田地不理刑名不考貪廉惟嚴率諸州縣履畝清
丈編造魚鱗圖冊勿爲限期以盡其才丈冊旣繳不時
親自行丈案圖覆覈有昏髦瞽瞍不能履畝者奏罷之
有因仍前弊蔽隱懷欺者奏請擬罪有輕重不均賣富
攤貧及騷擾里甲派取供應者奏請重治料竣事之後

就此二省能爲國家增百萬金錢而包屯罔上之弊亦
以一清其餘各省察其除荒多者如例均丈此足國宜
民之大道也疏奏

天子嘉其意詔俞所請而命岳已請假歸因復集清丈
事宜曰發田賦文冊及丈地成規造魚鱗冊給關防定
舉劾與官民更始明州縣之界分荒熟之實嚴丈後之
罰懸代丈之賞立虛丈之禁科派之禁省騶從之煩供
億之費凡十餘條上之命岳既歸聞中海寇方熾沿海
諸軍日事經畧命岳乃詢訪賊中曲折情狀還朝後獻
四事一曰審長短之形明布置之法二曰知接濟之途
與物三曰收難民之心以破賊謁用反閒之術以攜賊

心四曰芟除土賊以孤賊黨安插投誠以消隱患朝廷
采之頗見施行浙江右布政使員盡忠居官不廉慎吏
部奏遷廣東左布政使

制下矣命岳劾其貪穢不職請爲粵東殘黎驅除大慙
聖祖褒歎久之曰非王命岳莫敢言之

聖祖嗣位奉使廣東卻尙藩贈金粵人以其爲吳隱之復
生也遷刑科都給事中疏言粵東之北隅有南澳者居
閩廣之交前明設副將彈壓其地我

朝定鼎以來未入版圖爲賊黨陳豹所據與廈門聲息
響應相爲犄角粵中接濟則以南粵爲傳舍賊舟入粵
則以南粵爲郵亭粵中大兵欲持廈門則又以南澳爲

藩籬故在賊爲要害之地在我爲門戶之虞也客夏萬
祿等以銅山投誠廈門王庭之兵搗其南南澳陳豹之
兵蹙其北常山首尾之形大可見矣故廈門滅南澳勢
不能以孤立南澳撤則廈門勢亦不能以獨存則南澳
不可以不圖也比年以來我師數窺廈門而未嘗一議
南澳陳豹之安心弛備亦已久矣此可以輕舟奇兵出
其不意而襲取甚易易也又陳豹年近六十銳氣銷滅
若用得其人開陳利害許以爵賞招之使來或卽翻然
改圖亦未可知也伏乞

皇上敕下平藩密議剿撫二策孰優臨時應變機宜如
何要以臥榻之側不容鼾睡必當置陳豹於廡下清南

澳之窟穴則廈門之賊失其左右手埽靖妖氛在此一時矣又以肇高雷瓊諸郡兵饑譁且叛疏請速議處置當世服其剴切朝議欲裁天下教官以其祿俸佐兵餉命岳抗疏力爭乃止命岳每與王大臣廷辨國事侃侃無所撓語間

聖祖爲動容尋以議獄不當坐謫官康熙六年夏畿輔大旱

詔求直言命岳自傷身在事外猶草民間利害諷有心者入告嘗以

天子沖齡萬幾之暇宜披覽古今以爲法戒乃錄夏商周以來至元明故實名曰千秋寶鑑書旣成未及上遽

卒年五十有九卒後朝士尋味其遺言輒咨嗟太息比
之汲黯田錫有恥躬堂文集二十卷讀易雜卦牖中天
及讀詩雜記附焉

許友 子遇 孫鼎 均

許友初名宰字有介侯官人父豸明明進士官浙江提學叅議友少師事會稽倪元璐入本朝以諸生終友善畫工書詩尤孤曠高迴常有句云野航人遠雁聲低新城王士正愛之采入詩話友又有作畫絕句靈谷皆梅放未曾石頭懷古不堪登無端傳就松鍼筆畫出青山是孝陵秀水朱彝尊稱其詩如俊鶻生駒不可施以韉勒其爲名公所賞如此慕宋米芾爲人搆米友堂祀之有米友堂詩集子遇字不棄歲貢生知長洲縣事受詩於王士正有紫藤花庵詩鈔孫鼎均皆能詩鼎雍正元年舉人有梅巖集均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禮部郎中

有玉琴書屋詩鈔風流文采久遠勿絕閩中以詩世其
家者咸曰許氏也

余懷

余懷字澹心別號鬢持老人莆田人流寓建康生於明
之季年傷亂流離詞多淒麗嘗賦金陵懷古詩孫楚酒
樓云江城西畔酒樓紅無數楊柳迎春風孫楚去後李
白醉千年不見紫髯公勞勞亭云蔓草離離朝送客驪
駒愁唱新亭陌夜淡苦竹嘒鷓鴣空牀獨宿頭俱白尚
書王士正咨賞之以爲不減劉賓客謝公墩云高臥東
山四十年一堂絲竹敗符堅至今墩下瀟瀟雨猶唱當
時柰何許雨花臺云雨花臺上草青青落日猶銜木末
亭一綫長江三里寺千年鶴唳九秋螢朱雀航云紅旗
曾挂大航西日暮蕭蕭疏鳥嘒野火閑雲空滿地橋邊

風雨夜淒淒撰板橋雜記三卷記狹邪事哀感頑豔亦
泗水潛夫記武陵舊事意也懷與杜濬白仲調齊名號
余杜白懷自松陵至樵李舟中雜咏云一河春水漲桃
花小艇隨風日未斜蝴蝶紛紛滿芳草獨憐遊子不歸
家竟以客歿徵歌選典有如少俊吳偉業贈詩云石子
岡頭聞奏伎瓦官閣下看盤烏長洲尤侗弔之曰贏得
人呼魚肚白夜臺同看黨人碑魚肚白金陵市語染名
也有味外軒詩多散佚矣

丁煒 弟煒

丁煒字澹汝又字雁水泉州晉江人祖啟濬明崇禎時官刑部左侍郎贈尙書煒幼孤入本朝弱齡補諸生順治十二年定遠大將軍濟度統師取漳州濟度鄭親王世子也

詔優宜置郡縣以下官且致閩士試幕下量受職既試煒居第一授漳平教諭歲餘改魯山丞遷知獻縣內遷戶部主事時議稅閩鹽煒力陳不可事得寢除兵部武選司郎中調職方出爲江西分巡贛南道閩人佃於贛者乘亂暴橫號田賊淫殺無忌設法捕治之民情大洽遷湖廣按察使有重囚二十餘人皆劫盜所誣者煒察

其冤枉竟雪其罪俄以事謫官居武昌未發武昌卒夏
包子作亂圍巡撫署劫帑金糧儲道葉映榴自刎歿包
子復以兵至焯邸脅署僞巡撫焯聞之驚棄家踰垣而
逃從平湖門水竄出得免於難亂定補姚安知府再遷
按察使乞病歸數年卒焯善爲詩其論詩曰鍾譚詩歸
出明季操觚家奉爲津筏去華存質將以救飛揚蹈厲
之失然天地英華刊削濩落風氣之衰亦遂中於運祚
又曰詩貴新不貴襲貴獨造不貴依傍然厭常之弊或
至詭趨俗流之失究且忘源海內詩人漸以漢魏三唐
爲不足法駸駸流入宋元以下意在標新領異方駕前
人究之依蘇襲黃蹊徑固未脫也則何如規於漢魏三

唐之爲近古無弊乎其爲詩之旨趣具於此言也尙書
王士正謂閩詩自林子羽高廷禮後三百年間茲惟鄭
繼之後惟曹能始耳今復見雁水林高風流爲不絕矣
焯臥病酬林澹亭云青山秋後夢黃葉閩中詩新淦舟
行云柳邊過雨鷺窺網花外夕陽人倚樓有問山詩集
一送文集八卷紫雲詞一卷從弟焯副貢生亦能詩官
理藩院知事有滄霞集

范鄩鼎 辛全

范鄩鼎字彪山西洪洞人少而清簡無累於鄙俗康熙六年成進士以親老故不詣吏部注官既歸築茅室因師曠故里之宅稍加功飾奉母以居起書院聚書其中名曰希賢買田施養後學初絳州辛全以洛閩書教授鄉里鄩鼎頗聞其遺說其門徒傳之河汾間業儒子弟慕其風流多有從之遊者舉博學鴻詞以母老辭巡撫劾其悖不問四十二年

聖祖西巡進所著理學備考三十四卷廣備考三十卷其書取辛全孫奇逢黃宗羲熊賜履張夏說附下己意聖祖嘉之以

御書賜之初鄔鼎父芸茂嘗輯山右之文二十卷題曰
晉國垂棘鄔鼎復取其鄉近人之文依例彙輯謂之續
垂棘前後共四集又三晉詩選四十卷五經堂文集五
卷語錄一卷全字復元明末貢生學宗姚江著書甚富
嘗以後生多指王文成爲異端失爲下不倍之義又以
黃梨州學案專主文成失之偏又不當取霍渭厓寓書
於祭酒新城王士正辨之士正疏請增從祀理學諸儒
於孔子廟庭事未施行

陸隴其

邵陽堯

彭鵬

魏象樞

魏裔介

陸隴其字稼書平湖人曾祖溥爲豐城縣丞督運夜過采石江船忽破乃跪祝曰舟中一錢非法願葬魚腹頃之漏忽止旦視之則水符裏三魚塞其罅隙人咸異之祖東移家泖上築堂因名曰三魚堂隴其少卽建志聖賢不肖碌碌旣長博觀先儒語錄尤斥陽明致良知之說是時河北關中學者主孫奇逢李容而黃宗羲之學獨盛於南隴其皆不以爲然康熙九年成進士舉博學鴻詞遭喪未赴釋褐爲嘉定知縣將赴官爲銘以自警曰生者爲汝養歿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爾母或輕爾身以殉無涯之愆而喪厥志旣至自厲清白不畏

疆禦縣中豪猾求自湔洗孩童老叟莫不喜其淳篤每輸糧稅如奉父母縣中評訟之事爲之衰息前後作令者每以俸入不給爲辭每賤發官錢令民輸送米肉隴其日飯脫粟妻自紡績所用清約一切竝皆除省民情旣洽聲實俱美常謁巡撫慕天顏衆方致珍物爲壽隴其於袖中出布一疋履二隻曰此非取諸民者爲公壽獻之天顏笑曰吾知公意厚然隴其性崛彊忤天顏意天顏內銜之坐微罪劾罷其任及去民皆拜辭號哭數十里不絕家居久之以都御史魏象樞薦起原官知靈壽縣權西平縣事至京師大學士明珠欲識之屬所善通意好隴其居一夕潛去卒不可詣明珠二十九年

聖祖詔九卿察舉廉吏隴其及三河令彭鵬清苑令邵嗣堯麻城令趙蒼璧同被引

見皆擢隸憲府而隴其除四川道監察御史既登臺省以整飭綱紀爲首務湖南巡撫於養志遭喪去職湖廣總督乞畱其任勿更代下九卿科道議多依違者隴其上疏爭之其略曰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又曰養志非賢者邪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邪則必不同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又曰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百世奉爲法程者也若使撫臣因

督臣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丁憂者皆將援此以爲例其
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弛綱常自此壞關係
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做不復知
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疏出時以爲得執法之體焉俄以
爭公事憲臣劾其奉職無狀傳將安置奉天笑曰奉天
亦可讀書也遂免歸泊然不以爲意好論學弟子從者
甚衆家貧甚授徒常熟逼歲除乃返抵家頃之卒康熙
三十一年也年六十三所著有四書大全四十卷松陽
講義日鈔二卷續困勉錄六卷三魚堂文集十二卷外
集六卷附錄一卷三餘堂贖言十二卷學術辨一卷古
文尙書考若干卷三十三年

聖祖謂以直省視學宜得人敕九卿舉所知如陸隴其邵嗣堯者於是兵部侍郎李光地督順天學政檢討顧光燾督浙江學政隴其督江南學政隴其先卒乃命嗣堯爲之嗣堯謂其子宸徵曰此官乃先生之官我攝官承乏耳捐俸盡取所著書鏤版行之又有問學錄松陽鈔存讀朱隨筆讀禮釋疑巡撫張伯行攜至閩中故閩中別有雕本也問學錄本四卷松陽鈔存二卷則伯行所刪節非足本隴其尤斥致良知之說且曰白沙陽明之病今世學者知之至於涇陽前選偏於主靜雖本宗朱紫陽終近禪學亦弗足尙於是專以朱子爲宗異於朱子卽謂爲異端判別區軫勿敢出入也雍正二年廷

臣議隴其從祀孔子廟庭

乾隆初元追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賜諡曰清獻邵嗣堯猗氏人與隴其同年成進士初爲北直清苑令家屬來任所嗣堯賦一詩卻之不令進城其句云囊空猶是當年我未許妻兒索俸錢其清介如此康熙二十九年察廉吏擢江南道御史故事科道外轉乃出爲監司直隸守道鈸以嗣堯爲叅議轉補之俄以試監察御史提督江南學政卒嗣堯著圖易定本一卷其說多本於皇極經世也又有四書初學易知解十卷

彭鵬字奮斯莆田人順治十七年舉人耿精忠叛授以僞官不屈釋褐爲三河令日會齏鹽杜絕請託察廉吏

鵬爲第一授工科給事中超遷貴州按察使廣西布政使歷擢廣東巡撫粵時進諸司訓之曰周官六計上廉吏吏不廉雖有小善不足錄也故墨吏望風解印綬去有古愚心言八卷康熙四十三年卒

魏象樞字環極山西蔚州人順治三年進士官吏科都給事中坐事貶秩爲允祿寺丞補官請養歸十年授貴州道監察御史以都御史巡畿輔甚有風力人服其舉人之周爲戶侍以其自作詩文爲所屬王士正所定作書謝士正云於論文談藝之中見吾心不欺之學蓋象樞素講學也謂其子學誠吾在京師三十餘年惟心折一阮亭目遷刑部尙書乞歸歸後書數千卷外無長物

嘗笑曰尚書門第秀才家風其清苦自勵如此象樞常言薄於朋友者薄親戚之漸也薄於鄉黨者薄宗族之漸也時人與柏鄉魏裔介稱爲二魏卒謚敏果祀賢良祠有庸齋閒話人以比薛文清讀書錄也子學誠字無偽號一齋壬戌進士改官翰林至左諭德

魏裔介字石生一稱崑林象樞同年進士風節諤諤談論康濟官大學士

國朝諸大典多依裔介奏議所定也學宗朱子著聖學知統錄二卷知統翼錄二卷周程張朱正脈無卷數致知格物解二卷論性書二卷約言錄二卷希賢錄十卷傳家錄二卷附家約一卷鑑語經世編二十七卷樗林

三筆五卷孝經注義一卷多識集十二卷雅說集十九
卷清言玉屑一卷崑林小品三卷外集無卷數牛戒續
鈔三卷始集若干卷澗洄集十卷詩文集曰兼濟堂
集二十卷裔介所著書止於此世所傳資塵新聞七卷
乃庸妄人所爲託名於裔介者

陳夢雷

陳夢雷字則震福州閩縣人未冠成進士時康熙九年也選庶吉士除編修請假歸適會耿精忠叛以兵脅諸名士繫夢雷及其父於僧寺中夢雷託言有疴瘵疾疾愈當起而陰遣使間道入京師陳賊中形狀兵阻不得達有陳昉者汙賊僞命京師皆傳以爲夢雷也賊平議罪徵下詔獄證具矣

聖祖憐之謫戍尙陽堡初夢雷與安谿李光地爲同年生相友善及難作光地亦在假夢雷嘗潛通書約共圖賊旣光地在賊中用蠟丸上密疏有功超拜學士而夢雷方蹈不測無以自明希光地爲助卒莫能昌言救之

夢雷憤懣往往發爲文詞詭激豪蕩觀者以爲過其實
而其志足悲也在獄作抒哀賦曰夫何二儀之翕闢兮
變窳杳而難窺貞衰糺糅以任剝復兮叢頽焱忽其不
可思匪甯澹括索以窮化原兮疇炳晰乎先幾信賢賢
偃蹇以倅激兮困荼酷而莫與追渺余躬之再誕兮皇
降衷其猶弗慝式庭訓於髻鬣兮景曩哲爲繩墨漱沆
瀣以致清兮刈幽蘭以爲製繡寶璐與瑤英兮紛組纓
以綴飾戒焯靡以要姘兮恆遵晦以飭默固時命之偶
值兮盥用薦於王國余旣遵路以馳驅兮端軌度以爲
趨謂吾道其無尤兮忘時命之不可虞神恂恍於義臺
兮志過亢而無徒擢嘉穀以遠蕘兮匪荃蓀其弗俱信

趨舍其允臧兮不度世之委紆信皇風之泰清兮行踽
踽其猶晏如體養老以娛親兮駕言返乎故閭就頤而
致困兮蜂蠆忽於所圖嗟天步之蜡躩兮長蛇游其肆
虐童昏侈而踵步兮驅狂督而蕩魄挾腐鼠以哈鸞兮
畢四周其焉薄余不難速殞以濯癢兮顧天性而爰度
彼績屣於方寸兮古處其或弗過不泆忍以劇秦兮庶
余心之靡他甘疾首以就疵兮長紆鬱其則那余衷其
多汲汲兮甯晏晏於寢譌余旣嗾韓盧以搏鏡兮田父
猶遭迴而躋步挈虬首以齧齕兮何將伯之卻顧驥躡
於淤洳兮驂又淖泥而弗寤搏蕭艾爲蕙蒞兮庶用遺
乎遠路苟微芳之見御兮猶足諒余之貞素余漫不程

力以負山兮誠與願其幸弗違嗟鵲巢之卒瘞兮疇偃
仰其安居進舍階而莫登天兮退復據於蒺藜雖彷徨
其終不詭隨兮堅自信而勿萎鬱陶之悃悃兮歲忽忽
其將晚戒糗糒以揚舲兮載鳴鸞而陟巘叩九關以竭
誠兮及離思之未遠何虎視之眈眈兮九首拔木而莫
縮旣輪困蟠屈之莫爲容兮迴朕車其復返余豈不知
早擇朋以自導兮謂遂心其焉恤也慮竭於公家兮躬
弗閱其弗辱也恃九臯之間天兮或所思之我淑也駢
息駕以埃時兮忘謠詠之莫或暴也衆口之鑠金兮萋
菲積而日滋余復悻悻以賈殃兮曾括囊之罔規市虎
其猶傾聽兮矧往愬之侈辭震厲色及余躬兮猶悃悃

其如疑荆棘之充路兮，橋踰淮而復爲枳蓬。依麻而得
挺兮，厥質仍夫。馘翫堯舜之聰明兮，終藉臯陶以爲理。
誠返顧而諒直兮，雖縲紲其焉恥。援靈均以永言兮，釋
義文之所指明。聖其終莫予說兮，恐親心之悲遊。子何
魯殃之叢脞兮，曾余躬之弗戢。宵告夢以不祥兮，陟岵
望而內傷。旦得告而魂怔兮，睇四周而潰腸。號天其莫
援兮，觸地而無傍。淚崩泉而繼血兮，足躡踊而就僵。神
漠漠其間滅兮，息噎奄其渺茫。守者環而涕下兮，欲進
規而若憚。調拘囚而致隕兮，典守嬰其罪罟。矧覆盆之
未剖兮，躬頽摧其焉取。哀固有地與時兮，毋荼毒而就
瘼。撫余背以就衾兮，支余頤而進漿。聽汨汨其若蓬兮，

語刺刺其若芒目冥冥而啟矚兮膺結痛而復涕滂良
朋之欸欸兮趨就訊而先潛願節毀以庇形兮據禮經
以爲斷喪有疾其引權兮矧銀鐺之在絆毋使慈母戚
於重泉兮嚴親聞而永歎忠孝之兩訖兮孰臧否之能
判忤余思之憤憤兮目有覺而夢夢氣扼於拘攣兮痛
軫結而攻中精爽越而淚凝兮視駢駢其若矇襲季冬
之長夜兮卒律颺颺而號悲風月闇闇其入帷兮雪霰
颯沓浙瀝而下濛衆寐喑息以交軒兮撼余寤而震恫
余悲其曷弭兮援古而莫余似玉門之演畫兮文明以
自矢姬公之困鴟鴞兮嬰跋扈而几几彼上聖之偶齟
齟兮惟道在而傾否巷伯其猶賢兮哆哆其成貝錦屈

子之拳拳兮惟沈湘則何甚固君子之道消兮要皆在
躬之坎壈何昊天獨降余以閔凶兮奪所恃以何窮省
視莫余親兮藥石莫余供從跋涉以閱年兮豈王事之
匪躬冀釋瑕以長往兮奉菽水以融融卒冉冉以邁此
殃兮痛挽寸晷而何從悔弱齡而志俟兮神營營於天
宇既漸遠以振羽兮庶貽親以榮膺曷承歡以永日兮
分劬劬於稽古恐凡卉不足以奉君兮願永言乎蘅杜
若茲其爲蒿兮雖漑滋其焉補茲哀羅織而莫舒兮忘
縲紲之爲痛長伏苦以噓痍兮血滯淫而皮膚耶攻首
其如焚兮液潛鑱而內枯日晚晚其就陰兮忽一體而
神殊爭還嗒以紛呶兮互詬詈而攘揄宵軋軋以達曙

今旦晝始返乎其都是何營衛之舛錯兮震余衷其足
愕進盧氏而命診兮劑既和而增劇援靈樞以示余兮
指肌腠之所絡謂官府各有攸司兮斷制謀慮之互爲
橐鑰惟神明總於太清兮斯悉稟命於冥漠心君既懋
督以煩寃兮厥屬失據而相薄閔戚固亦有宜兮繩墨
因時而改作願甯淡以澄神兮庶有喜而勿藥醫言其
有旨兮感余心而怛怛聊忍痛以算生兮舍古訓其何
仍哀輟業固有常兮禮或無禁乎窮經掩涕而正襟兮
重搜爻象於窈冥泰之伏爲否兮雖天運其勿越惟勿
憂而日中兮固苞桑以無蹶貞或底於厲兮悔或免而
勿罰要守懼以終始兮雖顛躋其莫汨沒慎斯語以祛

痒兮更探索而旨長何時序之遷流兮又閱夏而秋在
望浮雲靉黓而莫廓兮淫潦汎溢其湯湯蠅營營其晝
擾兮暑蒸鬱而汗裳喪紀其一周兮徒囚首而懷故鄉
觸緒以興愴兮重悶咽而抑傷委吉凶以任運兮永聖
訓以自強固歎歌之未能兮哀欲抒而成章夢雷他文
大率類此篇也夢雷才敏妙能通國書在塞外十餘年
公卿子弟受業者眾

聖祖東巡盛京夢雷獻詩稱

旨釋歸命編輯古今圖書集成久之復緣事謫戍卒於
戍所夢雷有周易淺述八卷松鶴山房集十六卷天一
道人集一百卷節鈔者又爲閑止書堂集二卷

陳遷鶴 子萬策

陳遷鶴字聲士先世泉州安溪人徙郡城父洪圖天啟丁卯舉人三爲學官祠詔安名宦遷鶴舉康熙十九年鄉試二十四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年五十矣孫在豐徐乾學李光地相繼爲館師咸重其文學二十七年授編修遷鶴耽情著述常爲太極無極說曰周子曰無極而太極邵子曰道爲太極心爲太極異端者流竊此爲空虛之說至理晦焉愚謂天地之道動靜而已舍動靜無所爲天地者人心之妙亦動靜而已舍動靜無所爲人心者必曰有物立乎動靜之先思之不得其解遂以冥漠無爲者當之是爲佛老張其幟也夫天地之道純粹

精也所謂太極以其純粹者而動萬物生焉得名之曰陽以其純粹者而靜萬物成焉得名之曰陰太極卽在陰陽中也人心具仁義禮智之全德太極也靜而斂精固神陰也動而舉事宣謀陽也太極卽在動靜中也是故陰陽者生成之器也太極者生成之理也氣行理周先後無次然天地將生萬物始有溫氣將成萬物乃有肅氣理先氣後無次而微有次者也生者出也因時呈見之謂旣不得陰陽本無因太極始有又不得謂有生於無太極乃無也遷鶴疑胡安國春秋傳淡文臆說未必盡合聖人之意因讀韓愈詩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及言春秋據事迹實錄而善惡自見怡然有得乃上

考三傳下逮啖趙陸張窮討端緒而條辨之其言日記曰春秋之失亂非聖經錯亂難讀釋經者亂之也多立義例前後矛盾甚且自立意見鑿空議論屈聖人之意以就已又至深文春秋爲鑄鼎之刑書是經之不明傳害之也傳能害經而紛紛然曰求之諸說戈戟橫生與經爲牴是重其害也程子云因傳以考經之事蹟因經以辨傳之真僞愚謂學者且潛心聖經如隱公不正卽位之禮知桓必行篡弑之逆公薨不地公卽位隱公不葬卽知桓之爲弑逆莊元年王使榮叔來錫桓之命不書天卽知春秋正桓之罪此不待傳而明者也齊侯逆姜氏于謹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卽知桓公

必有夫人之難公薨于齊夫人孫于齊卽知夫人與聞乎弑築王姬之館于外公及齊人狩于禚卽知莊公之忘父仇夫人如齊師會享齊侯卽知莊公不能制其母夫人不與公偕至卽知其後必有司晨之禍亦不待傳而知者也閔僖不書卽位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如齊卽知慶父弑二君而夫人與聞亦不待傳而明者也鄭抗王師衛拒王命荆伐鄭入蔡以蔡侯獻舞歸舉中土之大而侮於荆蠻則知天下不可無霸主故北杏之會崇獎齊侯無論衣裳會九召陵伐楚爲聖人所褒卽城楚邱伐山戎亦聖人所予傳或譏其專或譏其勤兵於遠者過也齊侯沒而楚勢張執宋公敗宋師于泓

伐宋圍潛公子遂如楚乞師舉諸姬南向從楚則知天下又不可無霸主故侵曹伐衛卽書晉侯踐土之盟功繼九合城濮之勝威逾召陵傳以爲詐敗而譏之者過也晉文沒而秦虐興其滅滑也凌諸姬之漸也般之戰彭衙之師紹霸功而嗣文之烈經有褒辭何以知之以秦伐晉書人晉伐秦書爵知之而傳貶之不少恕者過也晉襄歿而靈公不君景厲微弱楚燄大熾莊王挾其雄心猛氣主盟辰陵敗晉師于邲圍宋圍鄭迫王郊而問鼎春秋惡焉悉書於冊以著其惡傳乃以殺陳夏徵舒而進之不知春秋書楚人抑之也何也僭王之人不得操討賊之柄予之者過也晉君州蒲弑而楚日爭鄭

中土受其蹂躪天下又思有霸悼公三駕伐楚而楚不能爭桓文之勳再振會于蕭魚志其盛也然衛侯出奔不能定卽知霸業漸衰繼以平公懦不在諸侯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卽知其不能攘楚將與楚爲和有宋之會卽知其有號之會有號之會卽知其有申之會有申之會卽知其必滅陳卽知其必滅蔡晉人無辭於諸侯卽知其必有厭憖之盟必有召陵之侵然盟憖欲救蔡而不能會召陵以求貨不得而歸晉霸遂衰不競於楚然囊瓦貪而不仁則知其必有起而害楚者而吳師陳於柏舉柏舉敗楚入郢卽知必加兵於山東之大國而有艾陵之師既有艾陵之師則知必與晉爭霸而有黃池

之會數勝莫救不戢自焚則知有於越乘其後而春秋以獲麟終焉孔子綜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紀其終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中間或抑或揚或進或退奧蹟難知揭其大要莫過於正名分明王法而已是故荆楚雖有小善紀其事而非進之也以其僭王之罪大也君雖無道非人臣所得弑也以天澤之分不可踰也紛紛戰伐總以王法爲斷能尊周而攘楚斥秦敗狄者皆予之也以恩怨別曲直者私情而非王法也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蓋挈大權以歸天子而非孔子自爲王視孔子太高儼然奉天命行天討衮冕南面而黜陟辟公恐孔子不敢居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春秋立法

甚嚴而待人甚寬刑人殺人則人動輒得罪至於無所容恐聖人意不如是刻也春秋之始惡有盟誓其終也患無盟誓惡有盟誓者忠信薄而人心疑紛紛然曰尋詛祝瓦屋石門所以謹之也患無盟誓者約會寡而人心散天下將尋於交質子于鹹剗陵所以歎之也且春秋之始傷天下無王其終也傷天下無霸傷無王者爲天子威福下移列侯敢抗衡王室陳人蔡人衛人從王伐鄭王人子突救衛聖人之所痛也傷無霸者方伯微弱不能翼戴天子勢至列國自相强大天王將降號稱君會于黃池會于橐泉會于郎聖人所不忍言也然而所謂五霸者乃大彭昆吾豕韋齊桓晉文而非宋

襄秦穆楚莊也宋襄不成平霸秦穆以伐天子之方伯而霸之楚莊以勝天子之方伯而霸之則是推跋扈者爲雄長而非春秋書王法之旨矣又曰讀春秋至中途輒廢然而返未有能終卷者以傳例參差故傳例貶則書人褒則書爵隱桓之初尚有可憑其後不應書人者亦書人不應書爵者亦書爵傳會穿鑿曲爲之說學者思之不通乃疑而掩卷矣竊以人字之例有微者而書人有將卑師寡而稱人有非天子之命大夫而書人有進之而書人有衆而書人啖氏曰一字可徧施於諸例惟人字不可一律拘也至於書爵有中國無霸而忽有霸不得不書爵以正其號北杏卽書齊侯侵曹伐衛卽

書晉侯是也霸主多書爵示別也有中國無霸而荆蠻
主盟不得不書爵以紀其變而志其橫孟與辰陵之書
楚子紀變也伐陸渾之戎入陳伐宋圍之書楚子志橫
也盟宋會虢而後南北二霸矣欲貶之不勝貶矣不得
不從其舊號以著其實所云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會
申書楚子此後楚皆書爵著實也楚熸而吳興聖人待
之亦然柏舉之戰既書蔡侯不得不書吳子黃池之會
而霸爭衡不得不書吳子此皆直書其事而美惡顯然
必欲穿鑿而爲之說曰書爵以予之然則伐陸渾之戎
從天子之疆而問鼎書爵亦予之乎論春秋無誅意之
說曰立此說者本孔子之論臧武仲然孔子雖責武仲

以要君至於作春秋但書曰臧孫紇出奔邾無自邾如防之文與列國大夫出奔者同蓋魯論者論人之書也春秋者治人之書也論人者可原心而按其惡治人者必罪狀昭彰然後可加以刑如舍罪狀而專論意何人不可以意中傷之哉漢昭烈治成都天旱禁釀吏搜人家得釀具欲罪之簡雍與昭烈行於郊遇一男子曰此人欲淫昭烈曰何以知之雍曰彼有淫具以意誅人與有淫具而誅姦正相等目自傳經者拘爲此說後世暴君酷吏藉以行虐於是有所期望之律有腹誹之條有見知故縱之科皆誅意之說啟之也彼蓋假託於春秋而不知春秋無是法也論春秋無治黨與之法曰虞書曰

罰勿及嗣文王治岐罪人不孥孔子作春秋祖述堯舜
憲章文武豈有立爲窮治黨與之法以貽禍後世愚於
宋公伐鄭四國戰郎及滕穀鄧來相朝力辨其不然蓋
儒者立論宜依忠厚况經意所無豈可以經意穿鑿而
附益之哉秦漢以下一事而逮及千人百人明太祖於
胡藍之逆殺人數萬皆黨與之說爲之毒也孔子成春
秋而亂臣賊子懼傳經者不必過爲張皇也春秋作於
魯哀十四年已往之亂賊竝不知後有此書同時之亂
賊未嘗見此書何懼之有聖人正三綱植五常使君父
之分懸之日月而昭然萬世臣子皆有所畏而不敢動
於惡則懼之也至於助惡之黨何國無之誅之不可勝

誅亦止昭明其法使後人觀焉知黨同之人與亂賊並
勒在丹書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將戰兢凜慄而謹於
所附則懼之也春秋撥亂世反之正恃有此法而已如
傳之意似孔子欲取二百四十二年之亂賊起九原而
親刃之若晉明帝之追戮王敦也又似孔子終日忿懣
鄰國之君有能討賊者卽進諸臯夔之列不討賊卽欲
加以共驩之誅亦非也論春秋悉憑赴告曰左氏詳於
事蹟公穀精於義理而左氏亦有高於二家者不書不
告也折衷乎是而後儒揣摩億度之論息矣啖子曰列
國至多若盟會征伐等事不告亦書則一年之中可盈
數卷况列國之事乎歐陽子曰聖人著書足以法世而

已不窮遠之難明也故據其所得而修之二公皆篤論
或有見於傳而不見於經者謂孔子削之非也又曰春
秋之時天王號令不行胡文定每於經中書戰輒云上
害天子譌矣猶末也莊十六年齊桓同盟于幽中國始
有方伯前此未有也若論强大齊爲之首桓十三年春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胡
傳云下告方伯則譌矣文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
秦師戰于彭衙當是時晉襄公卽方伯也亦云下告方
伯亦譌矣遷鶴以詩之雅頌毛詩朱傳閒有同異大旨
不甚相遠惟風之爲體比興之詞多於敘述風諭之意
浮於指斥學者雖宗朱傳而序說不可不知也論之曰

毛詩傳最後出自唐太宗命孔穎達作正義遵之數百年無異辭朱子起始與小序詆然卽其前後考之二程張子聞知大賢朱子所私淑也論詩而用序楊龜山朱子淵源所自也言詩亦用序胡文定朱子之前修也傳春秋引詩一依序呂東萊與朱子同時亦謂毛詩之義最得其真後起大儒爲真西山服膺朱子者也引鴛鴦之詩而依序黃勉齋朱子門人也引風雨之詩而依序文相國引菁莪之詩亦依序至於馬貴與護序尤力辨之尤明且詳曰書序可廢詩序不可廢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廢也今日竟棄置不講矣爲功令懸朱傳以取士卽精通毛詩於科舉無所用然而窮

經之儒與好學深思之士著爲議論載之文章動稱序說豈非馬貴與所云不可廢者哉六籍經秦燔之餘詩以諷誦獨不絕漢初去古未遠諸儒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大序相傳子夏所作小序出自子夏毛公及衛宏更加潤色又有以爲國史所采錄亦未有定據而史記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序自正風雅頌與夫忠臣孝子諸篇而外凡云刺淫能令讀者發其媿恥所謂夫也不良歌以訊之爲詩人之忠厚凡云刺時能令讀者生其畏懼所謂邦之杌隍曰由一人爲詩人之忠君愛國合三百五篇皆可施於禮義也苟可施於禮義矣雖文字參差何可廢哉今

治詩之家終身不見毛序甚且以不宜場屋與稗官小說同類而觀之吾故申明其說俾知六義之傳其原有自爲不可廢而非敢與朱傳牴牾云爾歷官至左庶子年七十請告歸猶勤勤改訂所著書不輟也遷鶴勇於行義福州常氏婦未嫁其夫陳國勳得罪長流山左常徒步入門養姑七年遷鶴聞之爲募金贖其夫歸海上軍興泉州有里長大當之費胥役恣爲奸利每致破家沿及承平此風未息爲言於總督興永朝革之鄭成功據臺灣濱海居民避賊徙內地名其田土曰界外悉不賦之比臺灣平有司按籍徵科歲久莫知其故業民以大困或挈家流亡遷鶴請於有司就現耕地履畝定稅

界外之人甦焉其有德桑梓多此類卒年七十六著易說十五卷尚書私記一卷毛詩國風釋一卷春秋紀疑三卷春樹堂文集二卷子萬策康熙五十七年進士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精研算術有館閣絲綸近道齋集萬策從子亮世孫科捷竝入翰林郡中號爲清德門戶科捷官鴻臚寺卿有志道齋集

馮景

顧誤

馮景字山公浙江錢塘人爲諸生善治古文辭而負氣
嶽嶽不與俗合遊京師兵部侍郎項景襄客之時有司
亟營建求大木不得有請易太學彝倫堂宋廡者景投
書於左都御史魏象樞凡千餘言事竟得止聞者以爲
壯相國索額圖欲一見終不何詣去之淮安授經自給
督漕淮安者徐旭齡也甚重景會久雨大水壞廬舍景
以開澗河議進曰蓋聞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功捍
大患興大利使後世蒙其福事在宜行毅然起而圖之
獨斷不煩於再計而大功必慮其萬全乃克有濟今秋
淫雨彌旬三城水溢舟行坂上蛙鳴竈中淮民困於昏

墊蕩析離居者殆半究其所以皆澗河淤塞日久三城水無所洩故也夫三秋多雨天行之常耳連縣才一月而城不浸者三版斯已危矣今加以不可知之天災江星數動而月常離畢將民盡爲魚欲不寒心得耶昔禹鑿龍門決河流放諸海九功旣成萬世永賴劉定公勞趙孟於雒汭欲其遠績禹功以大庇民而史稱蜀守李冰鑿離堆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渠可行舟有餘則用灌溉百姓饗其利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鄭國鑿涇水爲渠溉烏鹵之地四萬餘頃畝收一鍾於是關中無凶年此皆治水之卓卓者近世如潘季馴四壩之築淮陽食其德不衰澗河受淮安三城之

水由軋東溝七十餘里至射陽湖以入於海凡數百年於茲矣自澗河失浚水面高於城者累尺城中有水積而不流涸滴待其自涸反懼外水之侵而堅塞水竇以拒之日復一日習爲故常因是興文閘雖設而年年半閉不敢開夫是閘固淮之生方也閉生方之水毋使入內積止水毋由出辟如人之一身下不得解而上不敢食塊然尸居生意盡矣宜淮民之窮也猶聞長老言疇昔澗河通時米薪百貨輻輳東關之外道便而民利興文閘不閉故文風科名寔昌而閭閻血脉通生計盛則是河之所係概可知也今秋久雨決隄山鹽高寶邳宿睢沐諸州縣田廬漂沒畜牧陸沈老弱填溝壑丁壯流

離轉徙魚潰鳥散賴明公疏請蠲賑市鄰省粟立平糶法餘民得以更生然愚爲淮民生齒幸者尤在明公以開澗河爲己任蓋蠲賑市粟可暫而不可常而茲河一開後有萬年坐食仁人之德無窮矣先是淮之人士非不嗷嗷告哀乃旋議旋止類於道旁築室患在計不先定又無實心任事之人故也愚以爲明公果毅然速行其在今日有七便而擅五利凡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非常之原黎民懼焉今者人心苦潦欲得澗河洩之甚於望歲春夏水發力無所施霜降水涸則不煩申令人樂役其便一旦濬淤河較之堵塞決口加築隄岸事體迥異堵塞則有椿柳葦葦之費加築則有采石辦灰

運甓相杵之勞今濬淤不過掘去河身壅土而已其便
二河工役夫遠者百里近亦數十里今沿河莊農皆可
應募各爲近阡田園計非同勢驅刑迫者比用力自奮
其便三河夫工銀每日例給四分隄岸衝決無常多有
後患今應募之夫事竣卽罷無追賠之累日得四分民
喜過望其便四鹽城漕糧原自澗河輸淮近以河淤故
反就淮糴米充數奸僧高下其手鹽民苦之澗河一通
舟楫可達則民自以本色供正賦折賈採買之弊孔盡
塞其便五欲開澗河應先遣廉幹官踏勘支河幾條通
達某處縱橫幾何以河工挑土方之法計之每夫一日
應挑土若干共計該夫該銀若干確有成算然後不惜

命駕復核了然委負分管事關考成官吏奉公胥徒畏法可以計日成功其便六近又訪於故老得明萬曆二十二年開濬澗河碑記具載澗河肇自宋人疏達二城積滂通達各鄉舟楫厥利匪細歲久淤塞至萬曆三年總漕王公開濬議每年動支本府四稅銀兩爲歲修費著有定規後因河潰范家口澗河復壅至二十一年總漕尙書李公三才採鄉民任勦等議自龍王廟濬至受河寺計長三十里面闊四丈底闊二丈深七尺仲冬畢工明年春復自受河寺下接車家橋東至射陽湖計長二十里零二十丈開挑深深闊如前式復如城西興文閘開一涵洞引漕流由城中與市河聯絡入於本河又

於河澁適中處地名郭家舍建閘以備蓄洩仍行山陽
縣佐貳官一員專管歲修年加深浚卽歲修銀兩不敷
不妨請增以求永利既有故事可考準而行之其便七
有此七便宜乎令未下而懽聲載路也嘗稽昔賢多以
凶年興大役如范文正守杭郡值歲饑力請發粟行賑
兼諭各寺觀大修浮屠老子工作竝興或譏不急公曰
吾以食貧民也蘇文忠公亦然值杭大旱飢疫浚二河
修六井築西河長堤南北徑三十里以通行者全活萬
計他如顏魯公守撫州治陂灌田汪綱知蘭谿大興水
利王安石爲鄞令築堤濬塘皆以歲歉舉事今濬澗河
活饑民工易成而民得食此一大利也水之災甚於旱

旱無田禾廬舍猶在今皆漂沒不保一椽壯者散而之
四方難復本業今於澗河兩旁相度隙地草創廡舍招
集流亾有願食其力來赴土工者命詣所在有司報名
注册俟開工有期照名安插給粟給錢則饑民歸之如
流水不致遷土而大去其鄉漢時尚有募民徙塞下以
實廣虛者今去幽谷而遷喬木不離土著十年生聚成
邑成都此二大利也語云飢寒至身不顧廉恥慈母不
能有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故不地著則離鄉輕家
亾命相聚而爲盜此大可慮也今誠栖留有所資生有
基復業有望非甚無良豈甘自絕從茲犬不夜驚民皆
安枕此三大利也澗河一水遠通高寶興泰諸州縣土

皆宜稻兼饒魚鹽蒲葦之利此河開則米薪之船往來
絡繹商賈道便百貨流通又可藉沿河居民於隄閘處
所謹啟閉時蓄洩可以變斥鹵而爲沃野此四大利也
濶河通則三城無停水興文之閘可開生氣流轉地靈
人傑賢才輩出文武忠孝當不減於韓王孫枚氏父子
徐仲車陸君實諸公也此五大利也古人於治河救荒
皆云無奇策今明公一舉而兼二奇得七便而開五利
百世之後猶將戴德豈特七邑三城拜賜而已哉江蘇
巡撫湯斌入爲尙書掌詹事府景復投書陳淮安水患
請修隄防禁吏之不飭者以甦民困斌得書太息旣而
曰山公固是不朽人青史名長不在科第也徵君闔若

據著古文尙書疏證以晚出武成篇先書一月壬辰次癸巳又次戊午巳是月之二十八日復繼以癸亥甲子是爲二月之四五日而不冠以二月非今文例景謂其書法與穆天子傳周書世俘篇同必出一手隋唐經籍志藝文志皆稱周書得於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冢晉東哲傳亦稱與穆天子傳同得可驗也又駁正其四書釋地十事若璩大服之景讀春秋有周正改時論十篇其一曰周易革卦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厯明時是故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而革命之大莫過於改正朔伊尹曰爰革夏正尹佚筮祝曰膺更大命革殷是也春秋經傳皆改月改時而胡康侯輒以夏時冠周

月遂疑譌有明學徒三百年以至於今胡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爲正其書始卽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則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爲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時不易也是二說者吾姑徐之申吾辨而第先舉春秋經傳之改月改時者以明孔子筆削純遵周正斷無可疑者桓八年冬十月雨雪此八月雪也故書若夏十月則雨雪宜隱九年三月震電此正月雷也故書若夏三月啟蟄也久矣則震電宜桓十四年春正月無冰成元年春二月無冰周之春夏之冬也惟其十一月十二月無冰也故書若正月泮二月融則無冰也宜定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

楊龜山云若以夏時冠月當曰秋十月也一語駁透劉向

以爲周十月今八月也故隕殺非時若果夏十月繁霜
宜也且無菽矣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曰日過分而
未至謂過春分未夏至也四月也若果六月焉則夏至
亦過矣故僖五年傳春王正月日南至有寅月而冬至
者哉昭二十年傳二月日南至有春分而冬至者哉此
皆先正之通經者嘗論之吾第舉其略云爾噫孔子成
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若生周之世反古之道擅改王朝
正朔以從夏時是干紀逆節之大者而何以訓子臣康
侯固賢者吾惟不敢厚誣聖人甯責備賢者而已矣其
二曰商固改月矣左傳昭十七年梓慎曰火出於夏爲
三月於商爲四月豈非改丑月爲正月故以三月爲四

月乎漢律厯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班固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以冬至越第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伊訓之十二月乃夏正十一月正冬至郊祀之時太甲中篇亦有惟三祀十有二月朔此商之十二月夏之十一月也爲明年建丑之正月羣臣皆朝正故伊尹先期以冕服奉嗣王歸於亳其文本明則吾信商書及左傳及班固律厯志不信胡氏說也秦亦改時矣司馬遷始皇本紀云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月令季秋爲來歲受朔日此則秦正建亥之歲也漢書高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曰凡此諸

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
以十月爲歲首卽謂十月爲正月今正月當時謂之四
月耳顧亭林據此以爲秦亦改月胡氏失之近毛氏傳
考始皇本紀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月曰嘉平引原
注茅盈內紀云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
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秦清帝若學之臘嘉平因
改此名則明是夏九月爲秦十二月吾是以信茅盈內
紀及顏師古注不信胡氏說也矧曰周不改時哉難者
曰周改月信矣惟是改時而以冬爲春春爲夏夏爲秋
秋爲冬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予曰理莫精於易義莫顯
於詩學者不可不知也易凡於陽剛皆屬上於人爲君

子於世爲治於時爲春爲夏陰陽皆屬下於人爲小人於世爲亂於時爲秋爲冬復十一月之卦也一陽於是乎始生故周以爲春王正月姤五月之卦也五陽在上
一陰在下故周以爲秋七月此文王所演武王本之以改元紀時集大統而奉若天道者也而其義大顯於周公七月之詩故凡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之月皆日之日之也者陽也陽故爲春爲夏自一陰二陰以至純陰之月皆月之月之也者陰也陰故爲秋爲冬難者曰四月亦純陽之月巽以不日之曰是乾卦也陽盛而陰伏也故曰四月秀萸猶夫十月純陰陰盛而陽生矣故曰歲亦陽止夫文王演易以彌綸天地之道武王繼志述事

改元紀時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周公作七月之詩仰
觀天文俯察地理或日之或月之而陰陽之義明孔子
作春秋尊周正往往寓其扶陽抑陰之義褒善貶惡而
亂臣賊子懼事經此文武周公孔子四大聖人所昭垂
炳如日星而猶謂理有未當義有不安也或曰周正
既如是奚
秦又不然曰不讀歷書乎太史公明曰天下有道則不
失紀序無道則正朔不行於諸侯此在戰國後秦并天
下時乎春秋則否案周本紀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
此誤也當云十二月戊子師初發便合周正而武成書
序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據三統歷爲周正之二十八
日夏正冬十一月也而史稱武王伐紂孟春興師改時
故其三曰太史公歷書云三王之正若循環窮則反本
也蓋言夏正以正月寅至丑而窮商卽反本於丑以爲正
商正以十二月丑至子而窮周正反本於子以爲正云

爾而未知其所以然蓋武王改正實始自文考武第繼述其演易之心而以乾元爲革命之始此在昔儒罕有及者吾嘗精思而得之今夫天開於子律中黃鍾爲萬事根本音始於宮窮於角數始於一終於十成於三氣始於冬至周而復生律書昔者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於時一陽動於下復之一陽卽震之初九乾爲大父文王也震一索於乾而得初爻是爲長男武王也武王伐紂一戎衣而有天下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故文王曰震亨震有亨道焉復之一陽卽震之初九而震本於乾初爻伏羲氏一畫開天者此也文王貞下起元者此也故周易以乾爲首而

周正以子爲元孔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故
周必改子月爲正月者所以大一統而慎始也父道也
君道也春秋首書元年春王正月公羊傳曰王者孰謂
謂文王也其弗信矣乎而武承文演義首乾之心震得
乾初爻則又子道也臣道也天開於子與帝出於震其
義一而已矣案此則紂當剝極之運而坤爲十月卦故
標并之證故曰震爲雷爲
龍戰于野其血乎黃亦可以爲血流
龍爲乎黃理無不合者或曰復之象先王以至日閉
關武王乃行非常之舉何哉曰文王明言復亨出入無
疾朋來無咎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剝盡而復
故曰亨內震外坤下動上順應乎天而順乎人故曰出
入無疾有臣三千人惟一心故曰朋來無咎又自姤卦

一陰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反復其道剛德方長故曰
利有攸往此非武王革命不足以當之或曰文言利有
攸往而周公則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武既以一月伐商
閉關也乎哉曰先王文王也后者有天下之稱武王也
文王處其常武王行其變變不可訓故曰后不省方養
微陽也姤象曰后以施命誥四方謹微陰也其義亦一
而已矣或曰震得乾初爻文王則爲潛龍勿用武王則
爲飛龍在天又何也曰龍德而隱者也文王也動萬物
者莫疾乎雷聖人作而萬物覩武王也然則武與文異
乎曰不異文王先天而天不違武王後天而奉天時其
四曰明乎周正建子不惟十二卦始於乾元十二律亦

始於乾元奚以明之昔周景王鑄無射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古之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律度律均鍾百官軌儀紀之以三天地人平之以六律成於十二律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二曰太簇三曰姑洗四曰蕤賓五曰夷則六曰無射是皆陽律也韋昭解之曰十一月曰黃鍾乾初九也以爲六律之首重元正始之義也正月曰太簇乾九二也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五月曰蕤賓乾九四也七月曰夷則乾九五也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蓋陽奇爲天數故以乾六爻分隸奇月有如此者州鳩又曰爲之六閒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元閒大呂二閒夾鍾

三閒中呂四閒林鍾五閒南呂六閒應鍾律呂不易無
姦物也是皆陰律也而韋昭解之曰六閒六呂在陽律
之閒十二月曰大呂坤六四也元一也陰繫於陽以黃
鍾爲主故曰元閒二月曰夾鍾坤六五也四月曰中呂
坤上六也六月曰林鍾坤初六也八月曰南呂坤六二
也十月曰應鍾坤六三也蓋陰偶偶爲地數故以坤六
爻分隸偶月有如此者於是焉武王以二月四日癸亥
夜陳未畢而雨和氣以應之應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用乾九五
飛龍在天也明旦甲子昧爽王以黃鍾之下宮布戎於
牧之野則用乾初九陽在下也始而亨者也王以太簇
之下宮布令於商則用乾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天

卜文明也反及歲內王以無射之上宮布憲施舍於百姓則用乾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利以施惠舍罪維時太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而四者皆用陽律以合乎承乾正始之義自是建官三百六十亦準周天之數所爲度律均鍾百官軌儀其在斯乎夫數始於一而天子一位成於三而爲三公究於九而爲九卿三其九焉而爲二十七大夫九其九焉而爲八十一元士皆陽數也后亦然故有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至於周公繼之制禮作樂人官物曲之宜雖不純用乾陽亦參坤偶而數極於十二而止天之道也記曰古之制禮也經之以天地紀之以日月參之以三

光政教之本也豈不信哉其五曰明乎周正建子而六經之作皆本於乾元而宗文王是何也易首乾坤故詩首關雎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君臣上下此道之大原也周禮首天官冢宰總六官而掌邦治以佐王禮運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官於天也斯言信矣夫春秋則首書元年春王正月王文王而始乾元或曰春王云爾巽屬之文王曰鸞鷲鳴而演易成麒麟獲而筆削絕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書首堯典欽昊天周書首泰誓作元后元卽乾元坤元百物資始而資生者於是大書惟十有三年春春非建子而何哉孰建之文王建之也史

遷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改法度制正朔矣則武王十有三年春之爲夏正冬十一月斷無可疑者或曰文王至德其稱王何也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而周受命維新六州四十國之君皆來歸附雖欲無王得乎故曰王者往也大雅皇矣詩曰萬邦之方下民之王有聲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周頌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史遷受命稱王之言本此或曰文王謚也追賦之辭曰否棫樸之詩序云文王能官人也其左右趨之也則稱曰辟王其六師及之也則稱曰周王卒乃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且以周王壽考作人之言徵之其作於髦年受命之時可知此皆

稱王無謚者或曰殆亦後人追賦前事與曰不然靈臺之詩子來之民歡相謂也一則曰王在再則曰王在豈追賦也哉且不觀武王之稱文王乎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此面稽非追稱也若之何弗信維是秦焚書而樂經亾然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傳曰大不踰宮細不踰羽夫宮音之主也而黃鍾爲十一月之律一陽來復雷在地中故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今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稷於是大合樂於圓丘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故禘禘禴有樂而嘗無樂樂由陽來者也故曰聖人作樂以應天是皆不離乎文王演易首

乾元之義是故班氏藝文志云易學如天當無時不學而詩書禮樂與春秋共五學則如天之有五行知言哉知言哉其六曰秦誓十有三年春蔡氏集傳信歐陽子之說謂是武王卽位之十三年似乎近理而其實大謬不然案大戴禮云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則武之年少於文十四而小戴禮云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文王終時武王已八十三歲矣準以周制踰年改元迄武王崩裁十年耳安得於大會於孟津稱十有三年乎故歐陽子蔡氏之說皆無稽不足信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而

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不知洪
範之十有三祀卽泰誓之十有三年非克殷後二年也
惟武王疾則在堯殷後二年吾於金縢書信之也或曰
書云王翼日乃瘳下云武王既喪將無卽死是年乎史
記亦言瘳後而崩是武王年止九十一安得云九十三
邪曰不然鄭康成金縢注云文王終時武王八十三後
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
矣夫史記瘳後而崩之言統辭也康成瘳後二年而崩
之言專辭也武王疾周公願以身代卜龜習吉已至誠
感神矣公曰體王其罔害若旋瘳旋喪奚以云予小子
新命於三王惟永終是圖也哉孔鄭於大戴記所載文

武崩年無毫髮異而猥云是武王改元之十三年卯今人
不信大小戴孔鄭確然有據之論而反信歐蔡無稽
之言亦見其惑也或曰然則武不改元乎曰惡是何言
金縢既克商二年孔傳云伐紂明年故正義云克紂稱
元年知此二年是伐紂之明年也惟蔡氏不信漢孔氏
以春爲建子之月繆解爲孟春建寅且疑周以仲冬爲
春四時反逆皆不得其正迷誤後學至今豈非篤信胡
氏周不改時之蔽哉其七曰鄭氏箋詩維莫之春言於
爲孟春正以明周正也周禮遂大夫之職正歲簡稼
器修稼政正歲者夏之正月乃周之暮春月令孟春王
命布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邱陵

阪險原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周
語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曰農祥農正日月底於天
屆土乃脈發韋昭注爲孟春之月又曰王其祗祓監農
不易命農大夫咸戒農用正與此詩王釐爾成來咨來
茹相發明周禮又謂之上春內宰之職上春詔王后帥
六宮之人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之於王亦與此詩於王
來牟將受厥明相表裏來牟麥也月令春食麥此舊麥
也將者未然之辭謂新麥也且此詩云嗟嗟保介而月
令孟春云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
御閒非卽詩所云保介乎則此莫春斷是周三月斗柄
建寅而非建辰蔡氏不達周正反誚鄭箋爲漢儒承襲

之誤甚且詆之曰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考之固
不審也妄矣哉至其注伊訓云三代雖正朔不同然皆
以寅月起數因舉詩言四月維夏六月徂暑以爲周不
改月之證孰知武成惟四月顧命惟四月皆建卯乎六
執其一隅所見而遂欲以蔑全經非通人通論也春秋
時人好以夏正明周正如卜偃梓慎絳縣人不過偶一
言之詎便信爲周行夏時乎小雅四月之詩因言夏暑
則曰四月六月人易曉自六月棲棲亦然盛夏興師故
明言六月而至於言天變則皆周正也如十月之交朔
日辛卯日有食之鄭箋謂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孔氏
正義鑿鑿疏之正月繁霜毛鄭皆云夏之四月建巳春

秋傳所謂正陽之月故曰正月而謂周不改月皆從寅
月起數豈通也哉又有詩人偶言夏正之月而毛鄭皆
以周正互釋互者蔡氏蓋未之知也如小明之詩曰二
月初吉此明是建卯然於周爲四月矣故下言日月方
與毛傳曰燠煖也日月方除毛傳曰除除陳生新也而
鄭箋則云四月爲除予初亦不解四月爲除之說及觀
孔疏引爾雅四月爲余月孫炎李巡皆謂除余字異而
音同乃始昭然於心而無疑夫古之說經者皆有師承
毛鄭名儒言必有本非若後世寡學謏聞之徒但憑私
臆鑿空杜撰者比而孔穎達云毛鄭時書籍猶多必有
所據吾甚賞此通人之言安得不歌綠衣之卒章也噫

其八曰周襄王二十六年閏三月而春秋非之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周三月乃夏正月故曰先王之正時周正以子始以亥終順乎十二支故曰履端於始序則不愆周書凡三紀三月康誥之三月多士之三月皆夏正月也周雖建子百辟朝正而凡舉大事仍於先正之時行之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襄王乃於正時置閏不亦戾於禮乎故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吾於是而恍然於傳言正時卽周禮所云正歲無以異也天官小宰職云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鄭注正歲爲夏之正月得四時之正以出教令者審也又宰夫之職云正歲則以法警戒羣

吏令修宮中之職事鄭司農亦訓爲正月其他五官凡言正歲莫不皆然至於周建子之正月朔則明曰正月之吉始和布六典於邦國都鄙又有非正月而亦言正歲者則又明著夏正之月數使人不惑如凌人職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是也玉藻至於八月不雨夏正六月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夏正十一月也季夏六月夏四月也禮記又有明言歲十二月而鄭康成仍以建亥之月解之者見於周禮祭蜡息老物之注引郊特牲曰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爲蜡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鄭謂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月令孟冬勞農以休息之是也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下云在十有二

月唐孔氏云周十二月建亥之月也明月卽是仲冬建子王者冬祭必用仲月此是周之歲首故言歲耳經傳之文明白如是而猶謂周不改時左氏盲於目而不盲

於心乃橫目之徒仰不觀三光之明不亦大可笑哉按

義定之方中云此夏正孟冬也正義曰在周十二月矣春秋正月城楚邱則作室亦正月而云得時者左傳云凡上功木昏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國語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是也而召諸於三月營洛邑者鄭志答趙商云周召之作洛邑因欲觀衆樂與否不依常時也乃益信周書三月皆夏正月

九曰人不讀外傳周語則亦無以明泰誓十有三之爲周正建子之月決然信之而無疑案伶州

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柄星在天龜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

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
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
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晨爲農祥也我
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伶
州鳩此言自非明乎星宿度數而精通厯算者亦無由
知賴劉歆作三統厯其考之也精而論次之也詳於是
韋昭王肅等皆據而言焉其歲時月日合之周書厯厯
無爽今據以述之如左志曰三紀上元至伐紂之歲若
千歲歲在鶉火張十三度鶉火之次周之分野
歲之所在利以伐人故傳曰
歲在鶉火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韋昭云
夏十月日在析木
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房爲天

駟故傳曰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辰星始見於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戊午渡於盟津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渡明日己未冬至辰星與婺女伏厯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是劉歆所考之事也蔡氏亦嘗本鄭氏說而畫堯典四仲中星圖矣其末仲冬星昴圖則既以亥子丑定北方之位而以房星屬子房天駟也則豈不知月在天駟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析木也其宿尾箕也武王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則豈不知日在析木也者由是而次之則星紀

也其宿牛斗也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

韋昭云殿十二

一月夏十合辰在斗前一度則豈不知辰在斗柄也者由

是而次之則元枵也其宿女虛危也是月二十九日已

未晦冬至辰星與婺女伏歷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

竈之首天竈卽元枵也則豈不知星在天竈也者乃於

十三年春改子爲寅反誚鄭氏考之不審何蔽之深也

不然蔡氏豈不讀周語者哉

闕百詩嘗言漢古詩明月皎夜光一篇玉衡指孟冬

漢以十月爲歲首此孟冬乃建申之月指改時而言下

春秋蟬鳴樹間爲明實候故以不改者言唐諸光義詩

以王紀冬令殷人乃正月揚升庵曰唐人不辨而自

然也是也宋儒始生異說明人益滋妄解矣知言哉其

丁曰馮子著論周正改時九首成有通儒進難曰是固

然矣所未允者司馬子長謂西伯受命之年稱王改法

度制正朔是証聖人也子信其說奚可哉馮子曰是非子長一人之私言也皆明見於詩書周易有可據者大雅文王之詩曰上帝既命侯于周服大明之詩曰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有聲之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而周書亦曰文王用肇造我區夏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猶謂文王不受命乎夫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今觀文王伐密崇邁六師擅決平作豐邑祭用圭瓚學建辟靡其治岐九一世祿發政施仁何一非王者事故正義云大雅造舟爲梁裸將于京是類是禡靈臺靈囿皆是天子之禮而猶謂不改法度乎易大象辭皆周公作凡言后屬武言先王屬文吾前已

言之矣今於其稱先王者考之比之象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則詩稱文王萬邦之方下民之王四方攸同皇王維辟也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則文之綱紀四方咸和萬民壽考作人譽髦斯士也噬嗑之象曰先王以明罰敕法則康誥云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又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也无妄之象曰先主以茂對時育萬物則文之惠鮮懷保騶虞麟趾澤被昆蟲仁及草木也渙之象曰先王以享於帝立廟則詩美文王昭事上帝惠于宗公而肅肅在廟孟子言明堂爲王者之堂以文王之治岐行王政當之而升之六四王用享于岐山王者孰謂謂文王也詩曰王赫

斯怒皆不稱諡蓋生名之而猶謂文王受命不稱王乎
殷本紀云諸侯多畔紂而往歸西伯周公亦稱文王以
庶邦惟正之供則既統其君附其國且貢賦其土地矣
蓋有不得不殊位號之勢故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
生史稱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易
緯亦云文王受命改正朔布王號於天下洵不誣也難
者曰若是則滋惑之甚文王至德終身服事殷三分有
二獨夫尚存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聖人之所惡也曰
不讀商書乎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紂直言天既訖
我殷命惟王淫戲用自絕微子箕子僉言殷其淪喪當
是時舉朝上下無不知紂必亾紂雖自言有命在天而

亦不禁文王之王也已難者曰如子言天下信有二日也乎哉曰是有說文雖受命稱王而二王竝立是爭也文王於是極其率畔國以服事殷之盛心而尊而降之帝泰與歸妹之六五一則曰帝乙再則曰帝乙乙者湯之父也帝其父有不帝其所立之子乎故孔子曰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躬當文王與紂之事躬又何疑矣難者曰帝乙信然帝紂何本曰周史記盡燔秦火吾不得而稽矣然帝紂之文雖不見於經猶見於傳周語祭公謀父所云商王帝辛是也商則其王也帝則其辛也孰帝之文王帝之也卜偃有言今之王古之帝也名號殊則不嫌於二王忠貞篤亦無傷乎兩大

王以六州四十國庶邦冢君百工不釋之故不得不王
聊以順人心承天意自王其國非有加於商也終不失
臣節以沒其身其謂之至德與其不謂之至德與難者
曰帝乙帝辛則其於商先王皆帝之乎曰帝哉帝哉殷
本紀可觀也及武王爲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爲王見史記
故周書君奭於成湯太甲大戊祖乙武丁皆依常稱
而無逸於中宗高宗及祖甲皆稱殷王紂旣凶德喪殷
故削其帝號仍稱殷主受惟帝乙不替其名多士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多方帝乙罔不稱其明德蓋亦以文王嘗
明德恤祀隆稱於易之故而遂無改也文之忠武周之孝也且中
庸言追王太王王季而文不追王豈非生卽稱王之明

證哉抑不惟文王然湯伐桀卽稱王觀其把鉞作湯誓
曰吾甚武號曰武王難者曰此亦史記之言不足信
而頌有之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亦不足信乎董仲
舒有言事父者承意事君者儀志事天亦然故必更稱
號改正朔者無他焉不改不順天志而明自顯也是故
受命必稱王無可疑者難者曰如子言文受命稱王也
信第卽位旣改元矣今又改元可乎曰正惟稱王而後
改元周公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夫文王
卽位時年四十七孔至八十九始受天命改元九十七
而崩故武王曰惟九年太統未集子長云後十年而崩
則舉成數言也惟稱王改元故曰崩公孫丑亦云百年

而後崩帝王世紀云文王卽位之四十二年八十歲在
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逸周書稱文王受命
九年惟莫春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而劉歆三統歷亦
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是故稱王必改元改元必制正
朔斷無可疑者難者曰稱王改元則吾旣得聞命矣惟
制正朔則未敢信以經無明文若六經中但得文王一
言及周正斯信而有徵矣曰有徵吾仍徵諸易夫周易
文王所演而彖詞則又文王之所繫也六十四卦中僅
一言月數然已確乎周正不爽者臨卦曰元亨利貞至
於八月有凶夫自復卦一陽之月至於遯卦二陰之月
夏正六月也而文王曰八月非改正而何難者曰信矣

周正改月改時實始於文王惜乎周史記盡遭秦火而猶幸於經正之也景言論諤諤無迴避再遊京師主工部侍郎金甌

上方命部院大臣甄別屬吏問諸景景曰公視屬吏何如耳賢耶奈何斥不賢耶不及早言須

上命而簡稽之是職之怠也甌患五部皆有斥者景曰東漢詔舉鈎黨平原相史弼獨無所上弼之言曰五郡自有平原自無公能若是古人何讓哉甌曰善遂一無所斥先與湯右曾查昇李我郊以文學受知於祭酒王士正士正居言職景上書責其諫諍士正不以爲忤也鄉試有顯者授以關節卒不肯受遂被考落景嘗作恨

不見彭公敘曰戊寅十月之望予在天水方伯幕下藩中人驚相告曰古愚彭公來矣客皆往觀予方浴觀無及缺望者累日自景重公姓名願見無由垂二十年一朝可以覲面而又失之惡能無恨甲寅閩變賊欲汚公公罵之賊怒擊齒盡落則吾以公爲罵賊斷舌顏杲卿其後宰三河仁而廉日餐糞粥有時絕糧則吾以公爲塵甑范萊蕪御前放鷹者至縣使來索餼牽羈於庭公鞭之則吾以公爲彊項令董宣入爲給事中劾奏癸酉順天主考官不公至請斧劈臣頭縣太學以謝士天下壯之則吾以公爲折檻朱雲埋輪張綱及出監河工秋濤齧堤公止宿其上誓身同去留則吾以公爲河溢

瓠子請以身填金堤如王尊今調公按察貴州有
詔過家上冢主僕行李裁二肩則吾以公爲一琴一鶴
趙園道凡此六七公有一於今世必如爭先覩麟鳳之
爲快而况忠清正直之德全備乎一人之身者哉思之
二十年一朝而失之是吾命之不辰而抱恨無窮期已
客言公黃面白鬚而齒盡禿予曰聖人不相豈貌取哉
堯長舜短禹跳湯偏周公身如斷菑仲尼面如蒙俱之
類狀貌不踰人而心則踰人其名遂與天地日月不同
其始而同其終吾嘗立乎夷庚往來幾百輩而若無覩
焉自今以始乃時時有一黃面白鬚而齒盡禿其人者
往來於予懷而不能去則不見猶見也遂序之以當圖

畫而時觀之以釋恨彭名鵬閩人清吏也商邱宋犖見而賞之犖巡撫江蘇喜徐邈不寄耳目於羣吏之言景謂不如張忠定公探民間事各於其黨詢之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六七矣景益老竟無所遇惟與山陽顧諛善著幸草十二卷諛序之又有樊中集十卷解春集十四卷已付梓矣皆燬於火康熙五十四年卒年六十四學者私謚爲文介先生諛亦不達以治古文名

顏元 王源 李瑛

顏元字渾然又字習齋博野人明季父戍遼東衛卒於戍所元貧不能治裝東徒步數千里至關外覓父骨歸葬人以爲孝子元論學雖宗王守仁加以清剋潔慤自爲一家之說嘗論孟子性善卽孔子性相近習相遠意同而語異時人追味以爲知言又矯後儒心學放恣之弊徽州姚際恆作庸言錄謂周程張朱皆出於禪其說本於元又謂聖人無心學而有其學乃自立爲學次第雜取少儀內則諸篇定幼學之準而以古文禹謨李氏周官經所云六府三事三物爲節目彷彿班王學限年責功之說而心學闕焉以蠡吾李昞性崇實學言與其

說合詣之明性不見亦不答拜元又詣之值他出見案前所錄書大驚歸而書明性姓字於屏每出入必拱揖焉明性乃遣其子堪與游故堪之學多出於元也著存性存學存治存人四編其門徒習之

王源字崑繩少有節概慕漢諸葛武侯明王文成之為人善古文蠡縣李堪見其文盡棄少作而學焉又與堪師博野顏元元講學於鄉里其本在忍嗜欲苦筋力以勤家而養親而以其餘習六藝講世務以備天下國家之用以是爲孔子之學而自別於程朱源一見大說與堪同師事之源好遊妻子不知其所知與桐城方苞爲友苞固爲程朱之學者也一日忽至苞家謂苞曰子篤

信程朱恨終不能破子之迷也因留兼旬爲言程朱之所以失習齋之所以得苞終不荅憮然曰子終守子說吾從此逝矣使百世以下聰明傑魁之士沈溺於無用之學而不返是卽程朱之過也苞作而言曰子毋視程朱爲氣息奄奄人也朱子上孝宗書雖晚明楊左之直節無以過也其備荒浙東安撫荆湖則西漢趙張之吏治也世不以此稱者以道德崇閎稱此轉渺乎其小耳又程朱之爲人皆易退而難進也非其義也雖三公之貴避之若浼子之所能信於程朱也今中朝如某某子夙所賤惡倘一旦揚子於朝以學士或御史中丞徵子子將亡命山海而義不反顧乎抑猶躊躇不能自決也

吾願子歸視妻帑潔其身而已矣母非議前人爲也源
因自咎曰子言亦有理吾又聽子言矣自是終其身不
非程朱旣而苞以事下獄旣解堪來唁亦以語源者語
之堪亦以爲然也源有文章練要若干卷

李堪字剛主蠡縣人居恕谷里又稱恕谷堪父明性字
洞初謂學貴實踐實踐必從謹身始聚生徒喋喋講學
無謂也又謂世儒求身心不實乃求事物事物不實窮
致物理於古所編摘之書而注事說物益復不實遂屏
去事物不道漸至兵農禮樂由賜求亦皆斥之爲舍己
爲人之事則學亦安用矣乃與同邑王法乾訂身心之
學與五公山人王餘佑論有用之學錄孔聖全書及通

鑑事蹟可施用爲一書嘗誦之康熙二十九年副榜仕
爲通州學正堦傳其家學又與大興王源事博野顏元
遭喪旣葬陳服慨然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旣葬讀祭禮
喪復常讀樂章今古樂亡誰當讀者有以蕭山毛奇齡
所著皇言定聲錄竟山樂錄二部餽之者讀而恍然遂
往詣奇齡受樂盡得其所傳五聲二變四清七始九歌
十二律諸遺法去書有譌謬亦爲正定奇齡甚愛之堦
博學篤志謂前儒每言講習證悟不務實而窮高遠斯
乃義合乎程朱而教背乎孔氏然非聖人之所謂學也
其論易以象爲主兼取互體以爲性與天道聖門罕得
而聞乾坤四德必歸人事屯蒙以下亦皆以人事言之

陳搏龍圖劉牧鉤隱以及探無極推先天其詞虛誕其理牴牾不可用也又論大學格物卽周禮三物孔子之世去古未遠六德六行六藝綱領尙存格物之學人人請肄不假更甞厥旨故但以明德親民標其目以誠意示其途而已補格物者是畫蛇而添其足將失旨酒而不可悔矣堪言論多祖奇齡惟以三物詮大學蓋遵顏元之指不依奇齡爲斷奇齡惡其異已別起一義作逸講箋以難堪同門諸子遂兩行之不定其是非卒年七十所著周易傳注七卷附筮考一卷論語傳注二卷大學傳注一卷中庸傳注一卷傳注問一卷學記五卷李氏學樂錄二卷大學辨業四卷聖經學規纂二卷論學